



三官記乾

15
895
1



125  
895  
志

三官記耳上



吾花田別業去都城數十里而近叔祖判書公在玉堂時  
開放日見故目首擬則便出去竹西李公敏迪時為同僚  
戲謂之曰此正所謂望之然去者也

判書公與李公敏迪對直玉堂每言李公兒子名智仁者  
隨來直廬食訖輒令兒習走上番房至下番房中間廳  
事走十數步乃曰食下否即勸令讀書終日不休兒額角  
豐滿言語有氣似有達相後來見之則智仁者冠名願命  
少年及第避玉堂南床云

祖考議政公番次苟簡欲避不得與弟判書公一日對直

玉堂人皆榮之

判書公為江原監司時李公敏迪以其兄敏章方為原州牧使為省親受暇而來一日過醉又復索酒卽席而逝公以玉堂舊僚情好非比他人猝見凶變錯愕靡定躬治棺歛使無餘憾常語及此事歎曰此亦吾命薄之致吾兄福厚必不見此等事也

吾先人不出入館學於論議無所忝涉獨一忝尹樞為左庵禮論被誣申辨之疏錄五百四十二人前後儒疏末有若此之盛也自方外設疏廳封章之日市井灑掃道路夾觀咨嗟各置井華水一甕於道側以為禦渴之具其時

人心咸無不正公誦於衆曰南人誤國欲殺大賢按律之請或蒙 允則吾輩亦當守闕號哭云

趙湜欲叅告廟疏韜馬將發而其奴貞民忽自縊而死或謂渠死時以為吾雖賤隸何忍叅我殺大賢之論乎西人或有立傳以美者云

己未江都有匿名投書者蓋為凶黨所指使將欲魚肉搢紳汾厓申公最時罷官寓江郊與李監司公酌酒賦詩篇未及圓于啓羣疾來滂沱言公名亦在告中公笑曰死生命也吟哦不輟明日入城與鄭相國致和諸公同胥 命公為誦其詩鄭搖手止之曰非時也公曰常謂相公好風

度今何劫也吾輩豈為蓬者仍高聲誦之

江都投書時有一老婆傳納於中軍李鶴築城所鶴坐此被拿覈拷亮問老婆曰持書與汝者誰也曰不知姓名但記其人長身而面上微有痘痕耳鞞廳甘結五部勿論士夫與常漢形貌之類其言者皆令就老婆看審真偽洪尚書受憑以進士八其中徃質于老婆諦視良久曰非也老年每道此事曰生來第一困厄也

趙相國師錫出寓香洞與花田咫尺一日與吾王考允翁約會打魚川上偶值雨，傘惟一箇長者同避于其中此外有兩件油衫吾先人及仲父允翁趙公兩子恭老恭著

同畏油衫以避之趙監司恭老為余屢道是事曰吾兩家世好本如此矣辛壬後遂成警家人事不可料也

吾祖考逸休之亭始成於甲寅亭前數頃田甚宜治圃府君無官輒郊居每大布衣手自理田夏月每種菰爛熟而後始摘取其味最甜己未夏瓜田向熟香氣已聞府君坐允菴黨籍以臺啓竄業之明川仲父倉卒陪去老年每語此事曰方熟之瓜不得嘗一箇半箇羣凶之罪念此尤為切齒

六月望日猝作业遷之行仲父騎一牝馬懷孕者百鞭一步道路艱閔不可盡說七月初始抵咸興李生之子聞之

以五味茶一罌迎勞于樂民樓下仲父嘗語其曰此味終身不可忘患難之際最易為德矣李生者吾曾王考判咸府時遠宗人得官妓所生者後已丑余以評事過咸興訪問李生之後孫則已死亡盡矣

李堂揆時為北伯堂揆是敏亦之姪子而與議政公為虜中共患難者同朝之後仍與相識及聞謫行之過出見叙舊厚饋明川所在營穀以致慰勸之意焉後放還時投示朝報其書尚在古篋

尹公敬教時謫官為鏡城判官劉楊干一面近於明川者使直納薪芻及魚鮮於謫所

職否旋還仍十一月進邦刑曹判書仍入兵戶判之望自緋玉而一年內起陞古亦稀有也吾外王考時寓在其妹氏洪校理萬衝內子家鑄子洞今為吳遂輝家吾先妣臨分娩依于姑母達夜辛苦昧爽始生男外王考遲待久之以判義禁方赴鞫坐洪叔重楷俟於後墻之角見前趨到墻外大道疾呼曰李妹順產矣外王考命急回平輻到家問產婦安否而後還發及到鞫坐手作小簡遍報一家至親蓋言李氏女今日某時順產得男云其曲盡人情如此而奇喜可知也

外王考罷鞫坐後歸寓所問新兒沐浴否即入見之歎其

歧嶷曰渠之始祖有將軍豈以將種而然耶又曰吾女若  
不生此男則必生疾而死兒能生活其母真孝子也  
吾先妣常語不肖曰女子解婉實死生關頭故例歸本家  
况年近三十而初產者耶吾少失母氏非洪姑則何所依  
歸洪姑愛之無減親女汝生之夜辛苦不可盡說及汝之  
生謂是人家貴子躬自保護不委於乳母之手至百日一  
不交睫無論至親情愛豈非難忘之恩也故吾長成之後  
必令月一往拜其曾孫昌漢元弟之自兒時見托蓋有所  
以也閔恭人素有達識能於綺紈中掃去習氣割慈送孤  
子重楷學於尤菴之門老年為門戶深憂遠思又屬其孫

仲父氣度不羈居郊時好獵常徒步往來京裡嫌其太近  
穿木屐由五陵山頂遷迤作行抵暮而至及到謫所始發  
憤抗節讀書每達夜不寐議政公抵夫人書有曰吾為成  
兒讀書之暇不得一宵穩眠蓋喜之也自是文辭大進  
有北人來見者以乾柿饋之一人問曰欲歸而作羹食之  
但其屑色白味甘烹之可惜抑割去而別用耶  
是年十月大雷 上命釋同竄六臣凶徒力爭至庚申三  
月始傳道間除全羅監司才到東門移授江華留守以鄭  
維岳拿問之代催促赴任府人言維岳招匠自作枷試於  
其項以待拿去云其時方有鞫獄似是自刎而然也

先人好卜筮己未冬有賣卜而過門外者使人邀入問新年休咎卜者云大吉以在謫未宥還之由告之則曰勿論南北流竄如此休運寧有一事礙滯耶且少主人必生大賢男子或壯元科矣吾季父年尚幼以腹藉地而聽之窈笑曰吾兄壯元及第易貴子難矣蓋吾先妣方有腹痛望斷嗣續而然也卜者云以愚觀之貴子趨勝似此大貴子何可以及第較論耶明年九月不肖生果如卜者之言吾祖考在沁都任所聞不肖生寄書賀先妣曰吾家此男子不可以十及第三政丞易之也是日移拜大司憲又喜曰此是吾家近世所未有之官爵以是日生者或復為是

於余蓋亦人所不可及者矣

外王考凡弟姊妹各三人姊李泰判延年夫人狀貌類大憲公仲妹洪校理室內類吾外王考驪陽公李妹鄭處士內子類老峰相公云

三淵金公昌翕嘗言庚申更化之始設庭試士類錮廢之餘莫不興起爭事科業余一日往訪李子三獨不作表業上但有朱書節要數卷而已余問之曰君何獨不為科工子三指其書曰此亦工夫外此而為科業吾甚笑之其秋子三擢及第此真有識之言吾每舉似科業人而終不之信也子三李公奮字也

庚申初翰薦姜覲八其中李公尚真以先進尼之蓋覲之  
兄銑以正言追叅充菴按律之啓其父柏年亦是賓廳議  
禮時諸宰之一李公以此塞之李公畚放榜三日前登末  
薦蓋極望也坐姜破薦後又膺末薦翰薦以末為貴故也  
庚申改紀之後朝著清明未幾有老少分析之事其源蓋  
出於金益勲扶抑之異同益勲為御將以危疑之際有密  
旨詢察壬戌屢起告獄而或有不實益勲素多讒謗不悅  
者乘機攻之甚力此則年少一隊也老成諸公則以為益  
勲雖或有失係是為國家討亂賊則不可深罪而衆怒難  
遏只請罷其職少輩猶不快更發遠竄之啓宿惡新罪靡

不臚列意欲殺之而後為快老成諸公調娛而不能得畢  
竟清城金公錫胄以右相白 上黜補主論者趙持謙吳  
道一於外邑以鎮之老少遂分裂而莫可救矣  
當時浮薄者為之語曰少論都監都提調李尚真都廳二  
趙持謙韓叅東卽廳吳道一某云蓋大臣例為都提調  
而老成中同於少輩者惟李公一人而已故云  
癸亥秋判府事李公尚真白於講筵曰宗廟令李翮丁丑  
之亂猝然遇賊與其弟翼敵其母弟及妻嫂皆死而翮則  
雖幸而免死背無完膚癩痕尚在以危衛親誠孝可嘉雖  
已蒙旌表方在仕籍合有陞資之典矣 上曰特為加資



吾王考以禮判八侍進曰今因大臣之言特為加資者即  
臣之凡也不勝感泣 上曰卿凡之事予嘗感歎矣後日  
仍拜敦寧都正公始除 英陵叅奉在於允菴初赴政之  
日至是又被特恩人皆榮之

汾厓申公常歎曰黨論必亡國家當老少分析之初命侍  
者戲作日曆貼壁上曰某曰老某曰少客有談時者則曰  
者吾今日作何論其混浴玩世類如此實則未嘗不嚴於  
陰陽淑慝之分於先輩尊尚允菴每言南九萬必為小人  
人服其先識

癸亥 上遘痘患症勢不輕諸醫以莫分虛實持疑不敢

進藥左相閔公鼎重八診審知其虛出坐內局大言曰首  
醫可誅也遂手剗人參製保元湯以進之顆粒乃快透仍  
專用柳瑞言終底平復瑞起三資賜田民特厚李玄錫作  
聖痘歌有黃金圈子暎瘦髮第一醫官身姓柳之句

自設議藥廳以來中外人心危懼莫定庚申廷黨又或講  
張訛言以觀不幸外王考閱文貞公曰所恃者惟天耳每  
於內局見三提調福氣滿坐此又可恃時文谷為都提調  
吾王考為提調沈梓為副提調並以福人見稱

吾仲父素惡金益勳至是意以趙持謙等議論為是吾王  
考初欲立異於金益勳之啓而不免一叅亦由於仲父力

諫也以是鵝峴李判書家茅二節少論之說盛行於中外  
及己巳凶黨復八白 上曰臣等苟無趙持謙等清議  
盡死於誣告之獄矣不可不褒贈以勸一世於是遂 贈  
趙持謙吏曹判書韓恭東戶曹判書仲父方悔之曰吾年  
少時見識不明幾乎誤八矣

壬戌監試罷榜之論又成政貳少輩則力主之老成難之  
獻納李畚引避韓恭東以風采消腐駁適之轉輒層激益  
復分裂臺啓力請終不 允居數月乃停榜遂不罷  
尹拯潛與玄石書詆辱元翁有義利獲行王霸并用之語  
玄石藏於硯匣中久而不泄元翁之孫淳錫玄石之婿也

見而發之搢紳之間莫不喧傳門人崔慎上疏告其事老  
成諸公皆大駭曰此倫紀之變也老峯時為左相同首相  
文谷入對斥拯背師之罪請勿復以儒賢待之蓋聞老峯  
私語人曰吾輩視拯也等夷也故言之易若吾輩死後彼  
之徒黨益張則舉世尊之以儒賢無復敢為一言者及今  
不言則世道之憂將不可勝言力贊文谷而發之先輩深  
息遠慮如此

元菴持論嚴正流俗不悅者衆真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  
矣申翼相在史職最久書於史草曰宋時烈身在山林遙  
執朝權修案錄時其言大播惡元菴者目為直筆由是翼

相名望甚盛於自家儕流中一隊少輩之論俱是一套外  
尊內擠蓋久矣及金益勳事出少輩猶望其扶已及建朝  
一如老成之論但於筵中以為益勳是先師之孫而臣不  
善教養方陷大謬即臣之罪也自引之外無他語少輩由  
是益顯加譏詆無所顧畏吾叔祖打愚公為人樸直濶於  
世情惟篤信大老去訖言論必與之同時論笑之玄石常  
欲自關門戶凡係論議務欲與元菴相反若為對敵者然  
蓋善於識世情而然也及拯書出玄石不為明斥其失但  
令拯催謝於元翁外若調娛兩間實則助成拯勢也自拯  
削逸之後流俗之素不悅者釁累家子孫所嘗得罪者及

一隊少輩之自謂清議者并合力而背馳於元翁始則推  
玄石為宗主終則歸於拯黨打愚公於諸門人中首先以  
長書絕拯辭義極嚴峻拯黨嫉之尤甚尋以他事誣捏受  
摠最酷前後醜辱皆出於玄石之至親舉世莫知其寃而  
獨元菴終始保其無他云

余嘗拜遂菴於寒水齋從容語及尹拯事余問曰當拯背  
師之際已先有幾微之見於色辭者乎遂翁曰甲寅以前  
數歲與吾輩言輒以為南人常懷禍心早晚必一售先生  
勢不免大禍門人筭子同受其敗決知其無益不如早自  
携貳世之以墓文不如意為肯師之端者渠欲以是自揜

而世亦見墮於其術中也嘗紀一日侍先生坐京便遠來  
有親友書多言玄石務欲立異於先生自闢門戶其勢已  
八九成先生笑曰和叔雖別立門戶必不害我可畏者惟  
尹拯必殺我余請曰子仁近雖以墓文有形迹之不安  
者豈有害先生之理乎先生笑曰君與子仁親否曰然又  
笑曰雖親相知未必如我之深君自視與我孰親到今息  
之先生真聖人也

汴川洪相國命夏居廟堂而為山林主人尤菴最與之親  
厚八都輒就其家及洪公歿後其子遠普為扶餘倅尤菴  
過之休憇邑村聞其相國夫人在衙內為之念舊問候夫

人為設飯待之邑倅出接人士滿座門人亦多侍者尹拯  
在座居右已而飯出尤菴變色而迎之時丁春末盤有河  
豚爛烹者尤菴指而語曰老夫業嗜此物而伏在山林不  
食久矣拯曰此味固佳而性、有遇毒而見傷者願加審  
慎主倅曰吾家自昔慣食此物婢使無不習於烹飪萬無  
一失吾母况又親監豈有可疑尤菴曰大夫人為舊時賓  
客有此盛設親嘗其味何敢生疑而不之食乎拯又曰非  
謂有可疑此固危道而目口腹之累忘慎疾之戒可乎尤  
菴方取盤相近欲下箸而旋止曰理到之言不敢不服也  
主倅退而語其子弟曰君子之為師慮患若是懇至先生

又能臨饌忘味不憚自屈師身之間兩得其道令人歎服未久拯之與玄石書盛播於世細究其日月河豚之諫蓋在其書之後洪公又追語其事曰人心果難測也洪公之孫致寬為翼陵節為余道之如是

遂菴又言李公徵明為忠州牧時數相見每語及時事蓋以為目今少輩潛結近宗之有寵者仍與南人合勢南人則夤緣後官茅張姓武弁開私筵圖更進勢已八九成此是丁卯戊辰間李公自謂不偏倚於老少一邊且其為人虛懷凡有所聞知者輒無所隱故其言如此又云玄石造朝始知有此事概極悔其來且杭即其從妹子左所驚駭

故即陳疏論此事忤旨而退歸其意蓋不欲同歸於羣少也

丁卯吾王考為吏判一日赴政以外王考驪陽府院君首擬惠民署提調上不用其望特除東平君杭王考以宗親之下批除官本無其例再次繳還不望自是巷議益沸騰未久玄石赴召入朝日上袖劄論此事上下嚴教曰招致一怪物於朝廷玄石狼貝退歸此為玄石茅一事業也

戊辰玄石之被嚴教也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八對力爭上震怒命并竄兩相臣於極此淡圃洪公受憲為獻

納出謝即發還收之啓 上怒甚其避嫌之批有曰如爾人面歟心之徒不足責也卽為出補北青判官其堂身受疇以書贖之曰吾兄鳥之類不是歟心徒鳴卽朝陽鳳飛仍葉縣鳧洪公先是以暗行御史過北青綠客舍有先八月而上官復宿東軒歸語人曰向來心動似若有前定而然

李都憲廷謙癸亥後久為史官余在下番翰林時李為承旨嘗同夜直從容語故事仍問洪君澤齋號超然知之乎君澤吾姑夫洪尚書字也吾曰不知也李曰當老少分析

之時君澤未有定論一日老少諸公多會于堂后各右其所見言論紛拏君澤以假注書在座獨不明言彼此是非後乃大言曰超然獨免者其惟洪君澤一人乎其後丁卯年間羅良佐既後晝講執義李壑以羅良佐遠竄還收事榻前連啓承嚴批引避君澤以侍讀官與說經宋相琦同時進伏意謂處置矣乃駁遞之李壑蒼黃退出此為君澤老論初立脚之日退後入歇堂后余以翰林迎笑曰君之草堂可以超然名之矣君澤亦笑蓋聞洪公新擢筭言議少稜角人莫測其淺深儕友中如李斗岳諸人日來談論西河李公掌銓欲警責之出補忠清都事公赴任於其歸

路受其先大人碑文於花菴趨向始定進塗大闡云  
丁卯文谷金壽恒以首相承 命詣賓廳卜相 命加卜  
吾王考以吏判卜八又命加卜以李敏叙卜八又命加卜  
以申晟卜八又命加卜以呂聖齊卜八如是者五遂請入  
對問 上意所注 上特舉趙師錫名退而以師錫卜八  
始下點文谷退而引告免尋以李端夏事有嚴教迸出東  
郊時後宮張氏新有寵宗臣杭亦方寵幸於師錫又其至  
親故閭閻盛言師錫大拜由於黃綠私廷吾叔祖判書公  
以大司憲閔公鎮周以獻納上疏各陳戒大抵泛論近事  
而未能直陳菴議之所由然者西浦金公萬重素剛直敢

言於是慨然曰吾王聖明豈有是耶然菴言沸騰舉朝含  
糊終恐為聖德之累以知 經筵八講筵以所聞悉陳無  
餘 上面詰言根則對曰臣視君如父母既聞是言不敢  
不聞也 上震怒即命拿鞫公時兼判義禁前一日開坐  
才經日便作重囚金吾吏以為近古所未有金公可謂言  
人所難言者而世間榮辱之難料有如此夫  
西浦金公性至孝自以遺腹子生不識父面為終身痛事  
母尹夫人有深愛其所以娛悅親意者殆類古之弄雛兒  
啼以夫人好書聚古史異書以至裨官雜記日夜談說左  
右以資一笑自少至老非有公故未嘗去其側其異宮之

後每日早朝注省人定時方還隣人竊識之一不蹉失公之誠孝如此而為國盡言則不以親老自解始公赴謫也夫人怡然曰嶺南之行前脩所不免行矣自愛勿以我為念聞者莫不出涕裨說有九雲夢者即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貴歸之於一場春夢要以慰釋大夫人憂息其書盛行閨閣間余晷時慣聞其說蓋以釋迦寓言而中多楚騷遺意云

丁卯月不記 上下教以張氏為淑媛時張自外進寵冠後宮巷言洵謂朝暮有廢立之事韓公聖佑以正言上疏以節寵色慎名分防讒間敵戒仍曰昔宋仁宗流滄放

出王德用所進女口臣何敢謂 殿下不能哉聞者為之縮頸 上震怒革其職傾朝廷諫方收還朕猶於公名上付黃籤使勿除官明年 王世子生又明年丹為元子張遂篡立人始為公危之而羣凶終莫敢罪五六年安卧田舍遇清時官至吏曹叅判壽七十八去之趨避禍福者可謂枉用心矣公之曾孫顯謦立朝惟以含默牢籠為能事時人以其名破字曰韓莫言可謂忝祖之甚矣 韓公聖佑洪尚書受憑之姊凡也韓癸胄生與鄭相國載嵩同庚洪一日過韓公以九日製在明手作儒巾塗墨而曝陽試着於頭觀其宜不宜洪笑謂之曰俄遇鄭相於



道坐平轎子而猶有多人擁護凡以其同甲而手作儒巾  
踊躍赴科此何人哉韓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吾何  
畏彼哉韓方蔭任為直長魁其日菊製時年五十二後官  
至吏曹叅判享年七十八鄭相先公三十年卒福祿之備  
子孫之顯又非鄭相之比人生窮達有命早晚亦各有時  
韓公志氣之到老不必挫宜其作貴人也

張氏父烟譯官炫從笄炫以大富聞於一國者張氏自幼  
入宮稍長已見幸於上明聖大妃察於微慮其為亂出  
之外使勿復入仁敬王后性且嚴上不敢生意及仁敬  
薨上以少時情愛思念益甚仁顯王后奉溫順無妬忌

一日乘間白明聖曰聞承恩之宮人置在閭閻中事體極  
為朱安明聖曰其人極奸毒而主上平日喜怒暴發若  
召入則恐貽國家禍吾非不知事體之如此而然也后曰  
豈可預慮未然而不念事體乎明聖曰此人決不可召入  
日後當息予言也其後明聖上賓之後后復言於上曰  
張氏之久在閭閻終為未安上即召入之大被寵幸張  
乃恃寵自恣不遜於中宮中宮方息明聖之訓云  
仁顯王后事明聖大妃至孝無一事不適於意海昌尉  
吳公恭周嘗謂余日記昔親承大妃之教以為雖古孝  
子之於父母未或過此誌文所列行實固盛矣未能其萬

一也及癸巳進上號曰孝敬海昌又曰 聖后之謚關孝實為欠典今番尊號似若為 聖后而發者此可以驗天理矣

張昭儀分娩之月其母入視於宮中乘屋轎金學士盛迪自玉堂脫直出宣仁門見門外有六人轎問之則曰張昭儀母也時李公益壽以持平為連前啓坐臺廳金以嚇蹄報知此事勸令依法禁斷李公即定法吏出去使撞破屋轎於關門外直聲一日震都市 上聞之怒甚命內司逮治法吏及所由并拷死李公引避 上嚴教特遞之李公秀彥以大司憲上疏言法吏雖微賤所執者祖宗之法也

今 殿下怒其執法而撲殺之國家置法司將焉用之

上怒旋霽於批旨明示悔悟之意仍 命舉恤典於斬苑

法吏家李持平始浮沈下僚自是為名人進塗大闢

戊辰春首相南九萬以吳道一擬差槐院副提調吾王考議政府君時在同席言道一竹已麤悖不合極遜事遂寢後鄭公澔以正言發道一削版之啓其中有云大臣當初防塞甚嚴及其既沒之後曾未數月道一竟除是任凡在聽間莫不駭憤云々大臣指府君也

己巳春陽谷吳公夢有一武將納刺云俞應孝公夢中猶能認六臣之一怪之狀試使之入來入坐無他語但曰大

監非久當與吾輩同歸故來見未竟諫廢國母被親鞫杖  
流道卒

吳公疏八 上震怒卽命設鞫夜御仁故門鞫之疏下諸  
人以次拿八俞叅判樞名在勞三吳公首入庭俞次之對  
曰老昏沉病不省事但以名在宰列遣子代署名疏中而  
已疏語曾未見聞遂不受杖而遽釋李公世萃居其次對  
辭不屈被訊撫膝而歎曰此身歷官內外國恩決於肌膚  
今日受杖何敢言痛問製疏誰也朴公泰輔自首對辭杭  
直 上於浸潤之讒四字尤發怒以此被訊最酷在廷諸  
臣環視噤嘿無一言大司憲睦昌明反目其疏為凶慘吳

朴李諸公被拷斃死而辭理終不撓明日命減死安置甫  
出獄京城士女填道喧嘩競就便輿前願一見忠臣生面  
吳公至坡州朴公至露梁江皆道卒李公不死後官至吏  
曹判書甲戌吳朴二公皆旌忠臣之門李公沒後亦旌  
當 聖后出宮之日儒生守闕啼哭者幾萬餘人其日適  
增廣放榜李師尚為壯元李榜下揚口而出李公東彥在  
諸生中目見而憤痛後為臺諫首發已巳榜諸人削去仕  
版之啓惟權公忤以其榜中人引義自廢故啓中區別  
上屢下備忘暴 后罪過而皆出於讒構之言實未有親  
自聞見者出宮之後便生悔意未數日登後苑問宦侍以

安國洞何在張望者久之是以宮禁中人皆知其早晚必復而獨張偕位以來益驕肆積失衆心迷不之知也

李楊州元龜於吾王考為童年舊交世誼且篤到老不衰嘗於甲寅後羣凶當國之日相積之笏許秩以愆擢授江寧留守擬望之際難其人以李用善治廢陞通政且有物望故入其擬不悅者助成謗議庚申後被李遜慘駁吾王考於筵中為之伸理其寃王考喪後猶以舊好往來不絕矣一日來過花郊從容語及時事以其子益壽新有撞破張氏母屋轎事業盛有所稱道又言吾兒嘗直王堂一夜上猝令人對出示宋領府事論冊元子疏曰此疏何如

聖意方欲加以重罪故息聞羣下請罪之言吾兒以為臣家與宋相有世嫌衆所共知不敢叅涉是非上迫問殆至達曙而對如前蓋吾輩固世所稱少論者狀當朝廷變易之際乘上意下石以中南人之禍世者豈士大夫所忍為乎吾兒所見堅確不撓如此云其言頗有識見非不惡尤菴而亦知其疏為正攻之則必為小人也

文谷金公先尤菴受後命其諸孤記其平生事實欲請文於尤菴使外笏李湛邀於中路尤菴時已被拿命次長城間李至命于笏倩手呼草子笏以先生氣力綿綴請畧成數行先生曰不狀此將為後世大議論何可草、叙次鋪

綴無所闕漏又手書銘語使之授李翼日李乘間入見則  
先生曰其文字精力至此終不能盡意金氏初則甚秘其  
文以集之出遂不敢諱矣

文谷先被竄啓其兄退憂相公又竄長鬢即日發行不得  
與文谷作訣以書勉之曰平生學道真實意不與死生俱  
存亡乃東坡與子由詩也及文谷遭禍亦有訣書而公疾  
方篤家人未忍傳死生之際不相知亦可於悒也公  
見京洛人客每問尤菴海外消息久之不復問但時時向  
壁自語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乃歔歔太息盖若有隱約  
領會者焉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季公具公服共朝 孝

廟吾其殆乎尋卒

庚午春吾家出寓花郊七月王考禫事訖八月仲父始免  
喪先往長鬢候其婦翁退憂金相公以相公病勢浸劇也  
轉往長興季父判書公謫所又歷候尹尚書增于康津及  
還判書公以九月卒公聞訃疾往護櫬而歸尹公於其喪  
極以朝衣又遣其子世綏操文以祭仲父每語此時事曰  
當靈車曉簇見尹汝張出城門外佇立哭甚哀曉月悲涼  
哭聲不絕汝張之哭真是悲如親戚者追念同此禍難情  
爰自別兩家子孫不可忘此事也汝張世綏字也十月退  
憂相公卒翌年尹尚書又卒舊臣殆無存者

李公翊相以疾卒文谷之元谷雲翁壽增挽曰牢落乾坤  
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覩知青山好葬如公少堪向九原作  
賀辭士友傳誦莫不悲之

仲父嘗言少八金氏之門退憂文谷相待如賓文谷戎來  
則設客席坐於遠處不類人家元筭相會湛樂之情國家  
事但以書尺論之未見有相待講確之事意者家法尚簡  
重而少歡洽矣

仲父又嘗言宿婦家早朝退憂公未起寢侍奴持朝紙先  
納於尹夫人夫人受而讀之一遍訖遽授侍奴使待起寢  
而進之且曰試可令李郎觀之年少人能解觀此否蓋夫

人能文居常喜看綱目左傳云

文谷夫人羅氏素有識鑑有一女初定婚於丹巖閣相國  
幼時文谷至與文貞公面約於箕城及文貞夫人喪後背  
之得李氏子涉為婚實三淵所進也其言曰安有羨如李  
郎而不貴者乎後丹巖娶於尹監司趾善尹適安邊府使  
僑寓歙谷趾齋公將往成娶歸時歷候文谷於鐵原謫所  
三淵時在傍見丹巖至入見羅夫人曰閔尚書茅二郎曾  
與約婚者今至矣面色黃而氣弱視吾家李郎萬不及  
矣母氏可潛視之夫人出而從窻隙視之良久入三淵迎  
問曰吾言何如夫人手推三淵而詭之曰閔郎元筭皆貴

人也金玉圈已映鬢邊汝所謂黃色乃貴氣也豈李郎所可比者也後女早死李郎亦不成一名而卒

農岩公早擢魁科散望甚盛及陞通政夫人見其初具堂上冠服不怡曰此兒相兒之貴不似堂下冠服時名位恐不能踰此後以禍家子自廢雖官到卿班而實則終於堂上果如夫人之言夢窩相公又陞通政具堂上冠服而入見則夫人大喜曰平日以汝謂不及昌協矣今日見之則真宰相也

農岩少時夢作詩有文章寂寞囊中草身世浮沉水上萍之句疑其不祥後果驗

三淵相人雖失於擇妹婿、有奇中處余嘗親聞鄭麻田治之言一日在杜洞與子益尋春到清楓溪深處籍草閒語子益曰吾兄茅中吾與吾弟俱是窮命無足道者茅二兄素盛文名新捷魁科進塗方闢人之期望後輩中為茅一但其骨相無可以擔荷重任者精力短弱非致遠之器吾伯兄方以蔭路進世皆視以庸常而實則真大臣器凡百事為纖悉敏捷一、精神所到不獨吾兄茅中茅一末之他人亦鮮匹後日當信吾言但雖用威權多遭險難未知終竟如何爾治松江宗孫子益三淵字也已已後窈聽諸長老之言以為今日事更無陽復之望而

惟李養叔閔儒文狀兒決非終於堂上者以此推之庶有可望養叔李公願命字孺文閔公鎮周字也李以揚州牧南竄閔才罷茂州府使家居俱是宰相老故云  
趾齋舅氏嘗言丙寅以假注書入直金公萬吉以玉堂官來詔自謂能解紫微斗數欲觀君命數時舍季新擢相製且令書出生年月日時按方法錄出小紙諦視良久咄嗟不已曰怪事怪事兩人大抵皆卿相之命而自明年至甲戌七八年間如黑夜以運氣言則宜死而亦不死若竄謫而非竄謫只是終年安坐無事而已此何理也過甲戌方可論宦路通塞君則終身將兵諸曹中為禮判者最多季

則為清職勝於伯名位又似過之丁卯遭文貞公薨未免  
毫遇己巳禍變數年沈湮而身則安閒一如其言後甲戌  
又遇於政院語及此事歎其如神金公又令書出八字久  
看而笑曰其時偶然神通矣以今觀之七八年數大抵不  
好而已前頭宦路則伯不獨為禮判雖兵判可為之多年  
執廟堂之權名位又未必不如季也茅觀之其言終始皆  
驗

老峯嘗言寅成八字卜者皆言勝於吾前頭不知做何相  
業勝我而以今觀之妻官已不可與我同日語笑時老峯  
已大拜寅成丹岩公小字也幼時文貞公亦甚愛之嘗曰



寅成雖生長堤川山谷則必為政丞及長吏重稍不及伯  
氏堤川閔氏先山故云

老峯嘗曰卜者又謂致成當作政丞如此糊塗大臣時國  
事將何如可笑致成文孝公小字也文孝公當國時以才  
臣見用使老峯見之以為如何也雖言論風采遜於老峯  
而其仁慈祥順大得民心則反復勝焉

老峯刑杖嚴酷為軍門都提調時將校有罪下中軍使決  
棍決棍後又捉來審其重杖與否傷處不甚則更倍其數  
而杖之受棍者願謂其執杖者曰須猛杖我使免再棍一  
日有人以此語告之老峯惻然曰人孰不愛惜肌膚而自

願猛杖其情可哀我之刑故無或過酷否自此稍寬之嘗  
親聞禁衛教鍊官之言渠以公事往謁都提調八三清洞  
口便覺頭痛如蒙三重鐵甲出後始覺有生意云三清洞  
老峯晚年卜居地也

老峯一日見小報有李師命刑問兇次承服云公驚駭  
且為之流涕曰此是故人之子何忍見此彼必於精神荒  
亂之中為羣凶所唆誘意其或生而不知其當也可傷  
也時吾叔祖打愚公酷被誣讎久在囹圄公每語及嗟惋  
曰吾自少重友道今見故人抱至寃困於縲絏而名為大  
臣不能一言訟辨尚可謂生在世間耶公嘗於校理時金

監司澄以魚川察訪為御史所構坐職公屢疏伸理其為朋友急難如此

老峰在謫中聞大君生大君即張氏篡立後所生也喜甚曰自古人之善惡不係世類尚矣幸而成立則宗國不孤單矣其所以喜之者實出於公心遠識豈常情之所可及者哉

尹僉使翰周言常事光城於軍門數十年未嘗一見喜怒之形於色一日在訓局怒一將校棍打之散色稍厲顧謂翰周曰汝識我有怒意否仍歎曰吾其殆乎人失其常性鮮有能久者未幾果卒

老峯為咸鏡監司咸興城中舊無井邀得地師相地得可出泉處定一將校發衆鑿之數日而水不出將校來白公請寢之公厲聲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事貴有終何可中道而廢乎勿論日之遠近多少不及泉則不止將校退而董役衆皆奮厲未半日而泉源猝生役者望出坎水已涸而盈井矣作事氣力大率類此

顯廟實錄改修時西河李公敏叙為都廳堂上敏叙發心恙事當書於某年余入皆難於為辭多有故避者一日敏叙赴坐呼即廳執筆自呼以書曰某月出李敏叙為羅州牧使敏叙素有心恙嘗在玉堂直廬夜忽引刀自刺其腹

名士耻與同列以是出補云、辭氣自若見者歎服蓋聞  
李公心疾時李叅判延年適伴直目見  
金公佐明聰明絕人嘗以兵判赴禁軍試才坐例為錄出  
馬毛色且書馬主名後又赴試才坐有一馬逸出到廳前  
公見之曰此禁軍某之馬某毛色也馬主捉來問之則果  
其人毛色亦無差違一軍皆驚

嘗有永寧殿修理之役金公佐明與金公壽興同為堂上  
時發僧軍赴役朝來羣僧齊會被點午間員士以來金公  
佐明輒曰某寺僧名某者所負土最少當被罪箇、無一  
差錯金公壽興本職方為戶判曹吏抱秋後年分文書以

進公一番閱覽一邊呼書闕子草某邑田起者兪卜兪束  
陳者兪卜兪束更不取考而呼書甚快金公佐明在座異  
之使持元狀對校無一字差錯相顧歎曰公之聰明誠不  
可及戶判曰田畝固無難而如今公一見僧名而能總其  
大數一、認得其人吾所不及兩公才能各有所長而挽  
近以來似此人才皆不復有聞矣

老峰性甚好精嘗作一草堂土役才訖不日塗紙而入處  
有人語聞偶道一柱差偏於東邊即輟而改之其作事不  
苟如此李氏文貞公則異於是作室但曰苟完足矣  
老峰赴咸營時到緜楊驛以不善接待啓罷楊州牧使以

舊例監司守令無彼我道故也未到任而管下皆龍言服後  
為此事者未更有聞

老峰集中與李書云吾輩行止皆是自銜而求任者自銜  
者決不自出此語如老峯可謂賢矣

吾外高祖考慶州公 仁祖癸亥以後長入承旨首望已  
巳年間沈東龜以臺諫劾其老耄不堪曾祖考觀察公雖  
叅玉堂錄而久沈滯不振乙亥 世子冊封時以相禮陞  
資此亦由於妹婿樂靜公宣力而得之至老峯元笏砥礪  
名行散望甚盛以致清塗罕貫靡不敬歷自以寒門冷族  
致位至此其謂自銜者盖有所由發也

老峯在婦家時澤堂李公植以大司憲為見東陽尉來見  
新郎問誰人曰此吾孫壻也曰願以紫微斗數論命取新  
郎八字久者訖謂曰少年後日當為吾官毋忘是言仍向  
東陽賀曰得如此佳壻豈易耶老峯後為大司憲每道  
此事曰澤堂望重人憲長是吾家近世所未有者吾於其  
時雖聞此言誠不敢信其致位至此今其言果驗不知今  
日少年視我憲長果若澤堂之不可企望者否名罷日輕  
恐不能如此也老峯初拜大司憲適值子女婚嫁日婦女  
多會於內舍老峯呼兒子曰今日趙大提學宅姑母來臨  
否吾初拜大司憲汝可入告也及遽出問趙姑何語曰聽

之而已無別語老峯歎曰此賤極高攀又是吾家近世所  
未有者孤露以來遇榮無可告處此吾所以告慶於姑母  
者而趙叔近來屢為此職視如尋常亦不知為可喜遽可  
懼也

慶州公素簡嚴寡言笑趙公錫胤擢及第壯元以新恩到  
府公別無喜色又不多言但賀其科又問其行李安否此  
外惟清坐相着而已家人傳道其無味其氣象亦可想矣  
趙公後為名人號樂靜

樂靜公之文固明剴敏達而未必高於人特以其人如金  
玉素貞峻望 孝廟初脈清陰慎齋二先生論當世急務

以人才為先而必以公為第一及清陰當文衡薦望首舉  
公遂由通攸陞嘉善蓋自古文衡之選多取人物不但以  
文章也

丙子間命卿宰別薦人才舉鄭世規者多至五六世規時  
為安城郡守特除忠清監司是冬虜亂南漢圍急四方絕  
勤王之師世規獨率兵八援至險川大敗董以身免然圍  
城中初聞援兵之至 遑中至有 殿下之臣惟鄭世規  
一人之論以是有寵世規又是南人 上方為扶抑之論  
擢授銓長趙公錫胤嘗言其不叶人望至是為吏曹叅判  
耻居其下上疏力辭復申前說 上怒其伐異竄江界尋

宵遽

樂靜家在衿川之牛坡常渡露梁作行一日鄰屋親友來告於其父監司公廷席曰今午渡露梁見令子乘一船到中流遇風敗沒船中人無一免者令須速遣人求屍也監司公了無驚意曰吾兒果於今日有還家之期向暮不至固可疑然吾兒決非輕身涉危者君此誤認矣其人言吾既目覩萬無一疑監司公終不信到夜中樂靜至聞初登一船見人物多載慮非萬全遽下津頭待他船始濟其人亦無誤傳見初而不見其遽下也其父子相信人不可及為人子者當以樂靜公為法

觀察公性仁厚謹慎衰年始免衰重拜承旨明欲肅謝命家人取公服來衣之且具帽靴習儀四拜於房中兒孫輩從傍竊笑曰祖父向誰人拜乎公不答從容拜訖始呼兒孫近前謂曰若曹勿笑也老人三年草土之餘不開章服初八闕庭易致失儀故習之耳小學亦有習容觀玉散乃出之文禮意本如此汝不聞耶

觀察公嘗仁祖國恤過成服後遽家以駿帽子不用之故子笄以紙作家懸於櫺間已而有唱道叢報李司諫慶徽來入拜公仍邀兩胤出廳事總話公卧而聽之則老峯元笄問李曰看君公服具前舊似詣臺矣袖中有何彈文

李笑曰患無有方欲借作於接長仍叩問甚懇老峯曰大事偶未思得但以目覩言之某官某人 國恤成服之日白布笠下晏朕着駿帽子事甚可駭雖是微少亦可論也李曰茅為我草成啓語笏執筆伸紙允呼之其文末及卒篇公粹自房中出來頭着駿帽子蓋自取樑間所懸着之也顧謂李曰此胡大罪陰官之職非如君輩官啣易罷易復之比鄉人辛苦得一官艱難積仕坐計歲月只願得一邑雖是 國恤倉卒未及通變仍前權着出於不得已也君若以為不可不論則須先劾老夫而次論其人也二公見公出愕貽不敢出一言傳筆而坐公又切責之曰汝等

乃為此積不善之事耶二公裂去啓章李亦無聊退歸蓋公不自着駿帽子則無以折二子方張之生氣故也其厚德如此

觀察公年近七旬丁母憂執禮甚固不以年老而少懈嘗患背腫兇危諸子苦勸薑桂之瀝公黽勉從之臨食命諸子屏避曰吾於汝亦慚不忍對食須勿見之既而諸子從窓隙窺視則公視若吞藥狀淚緣白鬚且泣且食噫病時從權義當如此如公真可謂得天理人心之正者矣

吾王考嘗曰閱觀察令丈與吾晚悔府君相得驩甚以上家風忠厚大率與吾家相似惟老峰兄笏性稟得之於其

外氏者多殊少本家醇謹之風云

仁祖癸亥反正之日延原府院君李公光燧為吏曹判書開政於闕門月廊此是反正後初政人皆簪觀延原是東人故頗叅用東人諸勳臣方在闕庭或奮臂或拔劔言曰此為何政而李某乃敢爾耶延原晏然若無聞者少不動色呼望自如翼日竟以注措失當劾去象村申公欽代之延原英氣發越且多才能觀於此一事其膽大亦可見矣延原是老峯之外祖也

嘗於外宗家舊籠中有延原公襪子紙本足樣甚大以尋常人足樣較之則其大倍之謂是閱觀察夫人每於其生

日縫成襪子以送其見樣尚在云

昏朝時驪州牧使名不記貪濫無厭李相國元翼寓居其境下村名偶是仰德州人作詩曰仰德村中爭仰德清心樓上不清心州有清心樓故云

完平李公當昏朝退居驪州一日有紅袍官負馳到時鞫獄頻起家人望見錯認為金吾郎驚避因措及到門乃仁祖反正即日特起公拜領議政史官來宣 召命也公始也處之安閑終亦無喜色但問反正者誰也曰綾陽君也公遂高枕而卧半日深念而後始乃出迎史官翼日承命造朝都城自反正以來已歷累日而人心疑懼莫知所



屈及見公由東門乘肩輿緩々而入市井傳呼曰完平大爺至矣自是人心安帖公雅負重望故其鎮物之功如此完平為領相時白江李公敬輿以舍人回公事公要輿開詰粹狀問曰舍人亦嘗有恐為小人之慮乎白江起對曰敬輿雖甚無似立心制行妄以君子自期尊問忽及於此莫曉盛意之所在也完平愀然久之乃言曰吾歷事累朝閱盡萬變凡人出身之初立心制行孰不以君子自期而小人坑坎只在面前一言失則墮在其中一事失則墮在其中以吾所觀同行而不墮其坎者蓋無幾矣是以吾位躋元輔年過八耄朝暮且死惟恐一言一事之失不免為

小人之歸揣々狀如蹈春冰况如君年少新進萬里在前事變不可預料但以一時妄意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相去只爭毫髮何慮之短而何言之妄也白江以失言慚謝退而語諸人曰吾輩平日猶拘於色目愛敬之心未至今而後乃知為賢相也

宋公夢錫素負士林重望嘗一拜完平公久聞其為名下士倒屣設席而迎之及為大君師傅復拜公々見刺紙良久許入々見時公又不起禮待懸殊公退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士之為貴彼營々於蔭仕者抑獨何心後擢筭未分館卽拜翰林

象村申文貞公進拜領議政其族人有未賀者公愀然曰  
吾無德堪此顛沛必至此已惶恐而目下所用之文亦甚  
乏豈不悶劫族人曰大爺旣經文衡雖是謙辭豈有乏文  
之憂公曰大臣所用關係重大非文衡之可比官無大小  
在叅議時則上有叅判、書猶可推諉三公亦然左右相  
固亦同位而百責都萃於元輔是以所用之文尤患不足  
矣申公所謂文者蓋兼識見而言今之大臣全不讀書而  
猶不知憂難矣哉

以上數十條不必的係此間特以其時不見朝報於時  
事漠然無所聞知偶以幼時所聞以類相比錄之於左

外氏事最多者以其慣聞於外家故也

己巳廢妃時領議政權大運等庭請遷收半日而止李萬

元以臺諫榻前爭執被極邊遠竄配義州未覓見釋

崩人李東標退溪傍孫己巳廢妃後以臺諫承 台路由

弁嶺路傍有酒幕老婆數人立詔官人辭之曰此母且坐

一婆應之曰此是無母之世呼此母何為東標偶聞之大

慚到丹陽陳病徑趨自後上疏動扶名義甲戌改紀之後

仍擬副提學之望累除官不就李涵以南人中學行登薦

剡者以其居高陽從其家得其遺集覘之與人書有吾輩

己巳以後則難免得罪於倫義之語自中公論亦不可謂

全泯也昔清陰先生嘗發亥反正之初建議謂東人亦當  
盡歸大業之流而一切廢錮他議以為如此則人心不服  
不可不稍存區別清陰之議遂不行己巳後南人治之以  
大業一如清陰之論則視昏朝東人其罪有倍渠亦不敢  
辭而甲戌初南九萬白 上以為己巳事處分出於 聖  
上在 聖上之道不可專罪羣下以至希載亦不誅則他  
尚何說信乎陰陽消長關係世運有不能容人力於其間  
也可勝歎哉

甲子两大臣老峰 文谷筵白之後尹拯不復在旌招之列矣至  
己巳羣凶得志始復奮踐閔黯為大司憲拯居其副擬尤

翁謫行路中祭沙湍文所謂小子有此行拯乃騫騰者指  
此也

尤菴受後命畏齋李相公端夏謂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  
殺此本朱子語而見於語類者也吾輩平日篤信尤翁以  
為真聖人今不免小人之禍或者非聖人而然耶至發心  
恙而卒

畏齋心恙自少時有之嘗同儕友語以為先人班馬文章  
程朱道學汾厓申公最在座笑曰文章則聞之矣道學則  
未也畏齋自謂為子無狀不能闡揚先義儕友中至有譏  
侮之言生亦何為自此廢食卧病竟至數月儕友咸以為

寅伯使季周死世安有是事勸寅伯遜謝得以無事寅伯申字也季周李字也

余嘗以史官違 台與輔德朴行義同在禁推中言及已巳事行義駭而多氣好諧笑自謂已巳更化之初朝事則以未及出身不能知而吾以太學掌議主張士論矣吾笑問必是函論主張者何事朴曰清論也何為函論也曰上何既曰南岳先生台遜之請也問南岳誰人曰李玄逸先生也大賢之名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強為不知而問之者偏論也曰其賢如何君能見其德容而誠心悅服否曰雖未嘗親炙而聞風向慕者久矣且西人中亦多有台遜儒

賢之請者吾輩何獨不然蓋陰詆西人之言也余笑曰為彼此對較而強為之真古所謂充隱也朴無以應蓋當時以儒賢待玄逸禮遇甚隆及來言議舉止動多貽笑最後南人輩乃言曰玄逸兄 逸乃真學者也不幸早沒其年大不及於兄而為承乏充數而來耳

張氏墓立後贈其父烟為玉山府院君追贈其三代且命賜祭文雷知製教崔錫恒製進首句有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云云餘不悉記及其出奏請使也必欲以西人充  
差故前持平權持為之

上嘗夜對玉堂諸臣令飲酒賦詩柳命天之子裁以不文

名應製曰玉色寧容偽金盤自任真政所謂特以對好故  
用之者也人多傳笑

湖南儒生金日晉上疏說時事紕登引路歌管沸天羣  
凶得志後便驕肆日以遊宴為事於此一句可見其稟日  
晉竟坐此竄北塞三載始還

己巳後五六年連歲登豐南人則以為西人時殆無歲不  
歉而吾輩當國便如此天意可知西人則以為賢人無祿  
於朝退而耕農為業連豐殆天所以相吾輩也噫天何嘗  
知有西南色目耶可笑

金益勲七十之年屢被拷掠而終不屈而死及屍出獄門

死於庚申壬戌獄者諸家子孫欲食肉報仇持長鑊堵立  
都市傍光城李子鎮瑞素跡有勇力而出為益勲孫者在  
後令庶族有力者負屍而出自拔長劍護之以歸誓家終  
不敢近

金公鎮龜兄弟三人俱竄海島辛未年間 上特命釋其  
季鎮瑞遂成一場騷動既而寢息狀陽復之兇則已見矣  
清安人廷最績以前監察上疏論廢宮事 上震怒親鞫  
以疏中貫魚順序之語發為問目最績受累次刑終不屈  
而死之日 上謁聖取士李寅炳為壯元一榜遊街自  
如國人非之

李東庭亦  
其榜中人

海昌尉吳公恭周禍變後不敢處主第奉母居西小門外  
宗家舊宮人猶不敢全廢闕庭間候發四年間 上於小  
行罷盱餅中八一詩以送年久不能記而大抵多悲悔  
之辭海昌甚悲之狀陽復之兆已見矣

韓重煥構之子也構善詞賦始與清城善後附小論官至  
承旨重煥少負氣以豪俠聞與金春澤等聚銀貨陰圖攘  
局機事泄閔黯白 上發其事下獄究治干連者累十人  
獄竟成 上以魚肉搢紳為閔黯罪而盡黜之春澤光城  
之孫鎮龜之子也

申公汝哲三朝宿將雖釋兵權而闔門養威有虎豹在山

之勢羣凶甚忌之不欲其在京既出為統制使適遼未久  
又出為北兵使公於歷辭公卿時不去前導或乘平輜直  
入其門內而知其故犯亦不之問往赴又瓜遮遼甲戌四  
月二日夜三更 上特拜公訓練大將宣 旨促召公襄  
甲而進以備非常 上先使宣傳官取李義徵密符而久  
不至 上特下內左符使公佩之以俟右符之來公申嚴  
宿衛帖然若無事者俄又命提察禁衛御營事公兼佩三  
符一國兵權盡歸於公論者謂國朝三百年来所未有者  
上下教命復 中官位張氏遷慶後宮時朴恭淳為同副  
承旨倡議以為此國家大事不可率爾為之宜徐待大臣

八來商確而處之李公世白以都承旨不能難同叅覆廷  
之啓及領相南九萬造朝啓於筵中曰今日諸臣惟當以  
復位為幸降詔為戚而已有何商確之事乎若欲商確則  
是子而議母也遂寢會議之命玄石朴相公上袖劄請諸  
承旨及徐兵判以下令有司議處有司請拿問則命重推  
尋曰大臣所達并罷職李公世白不獨以無識見非於公  
議其內從農岩諸公嚴辭以斥若將告絕者然李公深自  
咎悔作詩以自訟

當是時兵判徐文重倡議與諸宰會于敦寧府為疏稟言  
八年六年雖殊其為母事之義則一也其意以中宮若復  
位則張當齊實欲為張氏遷收處分也文重令其姪子宗  
恭草出疏本久而未成促之則曰題不好故文成難識者  
笑之曰彼雖枯良良心而猶自知題之不好耶李公徵夏  
以布衣聞而駭之往見文重曰此事不論義理但以人事  
上言之若以諫齊張氏則其將以今日復位為不可耶此  
宜深息却顧勿輕為之也徵夏文重之外從也文重不聽  
時宋公光淵以前監司在幸州聞之馳長書力言其不可  
諸宰皆散疏不及上而徑罷

閔黷等既黜韓重煥諸人脫死得生而猶未門微門南九  
萬以首相建議以為此輩潛圖搜局之說貽累 聖朝決

不可赦重燬仍杖死金春澤久而得釋猶屢被流竄株連  
諸人朝官則多錮廢不用守經者之言則以為國家事非  
儒士所可干與其意雖為是邪進賢密地圖事、欠正大  
不可為也右之者則以為彼以圖復 中官為名昔之散  
宜生為文王亦行此事可賞不可罪也此為一場大是非  
而彼大臣者則緩於謀廢 國母之內賊而獨於所謂畜  
復 中官者持之甚力雖自謂杜邪徑消後患人誰信之  
語其歸宿則只是要得公論之名以覲後日之利可勝痛  
哉吳道一楸灘相公之後孫楸難是牛溪高第己巳初粟  
牛二先生黜文廟從享時道一為清風府使受由歸家本

府空官時使行黜享之事、過便即還官公訖莫不唾罵  
甲戌改紀之初羣小當輟道一積負疵人無敢言者復為  
吏曹叅議叢弄朝權務為植黨鹿鄙近利者歸之或有多  
被詬辱者而不知耻

李高原時享即延平府院君貴之側室子也性慷慨好氣  
節有父之風以其嘗為外王考幕屬故余從幼時相熟甲  
戌初到吾家言論忼慨無非憂國之忠攘臂言曰今日朝  
廷雖日更化而實則與向來無異如吳道一者揚、於要  
路尚可以為國乎語罷或至嘔血

甲戌初國賊張希載有歲刑得情之命領相南九萬乃引



八叙之法請勿問而宥之其私黨從而和之曰此深長慮也申大將汝哲武人也獨言希載謀害國母在法無赦今謂世子私親而輕宥則是私息也不可以私息齊王法以判義禁屢入對爭之益力上從九萬言希載不誅遂成國家無窮之禍

玄石以左相被召八都首相方營護國賊舉朝靡然自玄石赴朝爭來愆患而門人如李敬菴行恭諸人力主正議玄石之論遂定首定宋光淵陞資拜吏曹叅判一隊少流如申琬俞得一從而化者若而人

韓公聖輔即聖祐之兄而充門高第也吾王考為銓長時除慶州府尹蓋蔭仕中峻望也為吳道一所劾罷甲戌其繼子配夏為公設壽宴公出座見吳道一居右意不豫顧謂其子曰吾老病不能接客汝既邀來須作主盡歡而罷也韓公於父子間有極難處之端尤翁在時已有徃復在文集是以士類目配夏為恃倫之人閔公鎮遠在春坊直所謂配夏為說書恥與同列遂自罷去

上於通化門內禁苑傍作小亭文武謁聖之日日出臨以觀之歷臨大道文武應榜諸人皆下馬步過憲臣金灝上疏論此事力言其不可上即命毀撤其亭人謂盛德灝以此得直臣名後忤當路意出補蔚山仍卒灝相王之父

也  
玉山府院君碑大提學權愈所撰刻石立墓下甲戌後無人言此事者至乙亥持平崔啓翁請撤去偕碑上許之其疏又斥南九萬請誅希載士論多之崔是南原人承台八京及歸路經全州李尚書秀彥方左遷為方伯聞其至大設供具於萬化樓上以待之出迎與語聞崔偶說路中過尼山拜明齋云李公便瞠目不語私自微語曰吾則聞其疏有可觀故出見之所見不如所聞不勸客而連引三盃痛飲之不復與語命下隸趣歸崔坐一大卓主人先出無聊而退崔本踈率且不聞世情尼尹又是姻黨故

其言如此

申判府事汝哲當希載之獄終始守法且李義徵與希載亦當誅而用大臣設安置絕島申公亦力爭不能得尋因臺啓賜死義徵之子弘渤怨申公次骨必欲甘心而後已丙子姜五章者投匭告世子外家墓所埋凶事以申公家奴應先尸解落墓上上親鞫之申公時為兵曹判書席蒿昏命于闕下上遷給所納符且令勿待罪而公不敢退首相南九萬言本兵不可久曠請遞之上不許曰子惡父不知奴惡主不知者古亦多有之矣相臣柳尚運申翼相等申請不已始許姑適應先受九次刑無一言而

死時禍色叵測親知亦不敢相問而公處之迥然上命以重賞購作變人有告者更設鞫張家墓奴輩言業同畏糧留墓所自謂數日後當有變惟其日果得埋凶之物業同者希載奴也法當窮覈而九萬尚運等以不可以疑似成獄上命釋業同勿問尚運拜謝曰不勝感激三司力請嚴鞫始許業同被訊自服蓋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使

人誘致應先於酒家乘醉竊其戶牌意欲先禍申公去其兵權因之網打士類而弘渤實主其事云於是羣凶盡伏法希載業同至辛巳始誅

李弘渤妻不知誰氏子自弘渤被逮絕粒累日及弘渤受

累次刑當死自出嫁時衣裳沐浴而服之間弘渤死即飲藥而死不煩襲具仍以同窆元惡之家生此烈婦亦可異也

甲戌以後士大夫懲於斬伐之禍務為趨避利害之計當國者專事掩護國賊以觀後日之利士類中竹泉金公鎮圭趾齋閔公鎮厚數人獨持風裁羣小甚忌之顧無以為辭以戚晚干預時政為資持之資微此二公則公訖幾乎泯絕矣

戊寅太學儒生請召選尹拯而以宋公相琦曾在韋布時叅趙正萬斤拯之疏而今為大司成遂生迫逐以計齋生

因此多被蜀司諫鄭公皓欲溯源而正其本上疏論尹拯  
事曰今日齋生之所尊崇者即背師之人也古人曰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師生之重宗與君父  
無間今尹拯自少受學於文正公宋時烈之門四十餘年  
其開發誘掖之恩無異父子而一朝挾其私憾誣詆凌轢  
無所不至誠古今之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恒閱鼎重深憂  
民彞之數塞世道之乖亂以不可復以待儒賢之意陳達  
於榻前聖明特賜俞允斯文賴以不墜士氣庶免得正  
其後尹拯為己巳羣凶所推獎復通顯路而至于今日因  
循不改其徒尊尚趨仰靡所不至而 殿下所以待之

禮亦甚隆摯馴致國是顛倒士習乖悖其流之弊乃至於  
逐去師長則正所謂步亦步言亦言者齋生之獨被儒罰  
不亦究乎苟不清其源而欲潔其流則臣恐日罰百人終  
不以正士習尊國體也蓋自拯背師之後凡在吾黨翫不  
憤疾而形勢鴟張禍福立隨人皆敢怒而不敢言久矣其  
能痛說本事直斥心術即鄭公一人耳士論莫不杜之  
當鄭公疏論拯本事也 上怒甚下教曰毋論是非既非  
公家文字則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於朝廷大是失著等  
閒平地波瀾大起予至今悔恨老峯閣公即其時送奏之  
大臣故其子鎮長以戶判上疏悉暴當時陳奏本意仍曰

甲戌初銓曹之寵用尹拯全無曲折乃循己已餘套視前  
日君上都俞之言不啻若弁髦朝家之待拯可謂 矣  
臣嘗隱痛在中而誠不欲提起往事重若紛紜泯默遲回  
以至於今 聖教之嚴如此是先臣眷 憂世之意反  
為推波助瀾之歸臣之叩心誦枉當復如何拯黨趙儀祥  
李鳳瑞等迭起詆詬有曰今日之斥拯者徒知師生之義  
不知父子之倫公連章卡之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子  
主恩君師主義恩固有時而掩義 亦終無所逃假令為  
人臣者其父不得於君而遽自疾怨彰君之過公肆謫訕  
則其將謂孝於親而恕其不忠之罪乎又曰若使拯誠知

其師之學欠於純正則四十年出八門下所請者何業而  
王伯義利之說始發於私惡既形之後乎儒賢之所以為  
儒賢者以其見理明而處義精也於是而有失焉則何可  
猥加以儒賢之稱乎蓋閔公性寬厚言訥不喜矯激而於  
義理大處其嚴如此又嘗叅較同春先生別集 中有南  
九萬尹拯祭先生文公手抹其名曰九萬得罪名義拯數  
敗倫紀并不可存也

丙子大飢朝訖以老峰公嘗主辛亥賑事忘身盡職以其  
子鎮長差賑恤堂上公殫心調活民得以不死每軒車過  
市 民皆擯手曰活佛

三官記耳下

戊寅歲大饒臺臣朴恭淳首建請糶虜中之議廟堂商確  
講定主張則大臣崔錫鼎奉行則戶判李濡也丈巖鄭公  
濬以執義入對袖劄以進曰方今國勢陵谷人心陷溺義  
理都喪春秋大義不知為何事遭一饒歲濟活無策忍以  
忘誓乞隣之心颯然仰哺於忍痛含冤之所使我東方億  
萬生靈旣盡推填於溝壑之中又以子遺之氓駟以納諸  
夷狄禽獸之域而舉世恬嬉曾莫之恤言念及此直欲痛  
哭而流涕也 上和顏而賜答曰今日此箇叢論終不可  
無也公退而合啓請罪大臣又請罷李職 上終不允

虜許糶以船運唐米累萬石到泊於西路戶部負外郎陶  
岱領來朝廷選才臣擢趙亨期為戶曹叅判往接于境上  
虜差抵書 國王書末稱損勞陶岱拜 上見之怒甚夜  
下嚴教於政院斥僨接者受送慢書之罪中有江東寸刃  
之語而關中諸臣皆莫知為何語獨朴弼明之子師洙年  
十三隨其父在禁中直廬知之曰此孫權時張昭怒魏使  
邢貞而言曰謂江東獨無寸刃耶此在綱目某卷取玉堂  
書考之果如其言由是師洙未冠而才名甚盛及長以文  
鳴早闡科官至吏判是歲八路癘疫大熾民死亡且盡人  
皆以為唐米之害云

時海州一士作詩云聞道燕山粟東輸五万斛莫饋海西  
民首薇蕨綠此詩盛行于世

申奎字文甫家勢寒微少以乞兒受知於東平都尉鄭公  
載崙知其有才勸令為文以策屢鳴塲屋遂擢文科戊寅  
以前縣監上疏請復魯陵人謂此論其出都尉命百官廷  
議咸無異辭獨南相九萬立異 上斬自聖裏命舉緡儀  
南訖以為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之  
順祀躋在光廟之上光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  
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陔降庭止惟魯山亦必愀然怛然  
不樂於芬苾之享神理人情夫豈相遠乎農岩金文簡

公與人書云南相堅持異議辭意極狠悞全無惻怛意思  
亦可見其人矣申歷騎曹郎官至晉州牧使

己卯榜之始出也始稱得人之多史館前頭議薦時李聖  
輝當為首薦朴弼渭當為末薦云云惟以宋晟等數人為  
殊常矣放榜第二日臺啓發弼渭等來謁先進狼狽而遽  
始李垣以臺諫入試所坐帳外見魚有鳳呈試券編某字  
以其名下士故心識之及其券入遮意謂魚為及第至圻  
甯則乃宋晟也疑心自此而生退聽人言多有可疑遂發  
拿覈之啓

李聖輝為司寵叅奉與李碩亨為僚李即青蓮後孫申汾

屋之婿也以善相人間一日請論相李泛狀面應退而語  
人曰麟卿之相粹狀貴反為賤又若有賊相不動者狀雖  
未敢為渠直言而良可異也未究科獄事外人皆以為神  
麟卿聖輝字也

李公碩亨於吾先人為姨從戊寅正月來吾家相季父曰  
今年內當擢第而來月數尤好二月設柑製內舅朴南平  
之喪出於正月晦間而縣人阻潦漲訃書始到於柑製設  
行之夕若少先一日則不得赴舉矣榜出果為魁科舉自  
有定數非人力之可容也

洪尚書受憲己卯自試所罷歸言曰在試院時夜深眠乍



覺微聞有聲若穴裏蚯蚓聲者狀聞侍者曰何聲也對曰  
穀在茅五試官金應教房中也使人視之金猶不眠燈下  
取閱疑心落幅而自讀之蓋慮其有失人才也其誠心與  
筋力俱非他人所可及者金應教即鎮圭也余於是歲俱  
捷大小科亦解方外盛傳今科進士壯元某必為之閔叔  
鎮周與洪公同八試官語洪曰某君父名方籍甚雖於一  
所居高等吾輩當合力降臥方為惜福之道今番大科亦  
或為之無亦太早乎及合榜一兩試官李彥綱迎謂之曰  
壯元養望之人見落於吾輩之手難免大謗矣洪公歸而  
語此事曰欲求汝名於榜尾而亦不得見孺文令公之言

可謂慮之太過云前輩愛人以德之意於此可見孺文閔  
公字也

雙栢堂李公世華辛巳秋有疾危危而放歌子弟之憂稍  
弛方送醫傳藥謂將復常公忽於囊中搜出一古紙投示  
之曰此吾十餘歲時有神僧乞米來過為我推命而書出  
者也事、奇中汝曹且觀此蓋一紙都是編年自及筭至  
加資之歲皆無一差已巳則云名流萬世血食千秋卜相  
之年則云位近三台差跌一步至今年則云辛巳下半年似  
是大限公得此後深藏所佩囊中時觀之不令人知之子  
身輩亦初見而不知有此矣數日後疾猝復加劇竟至捐

館

李公堂下清官只是實注書及臺諫而已多歷州府晚始為北伯有物論吾叔祖判書公方在廟堂周旋於大臣催促赴任堂是時吏曹判書卜相夫豈夢想之可到也哉官塗升沉之不可料如此夫

李公色目初不分明自己已立節世人歸之於老論一為銓長扶抑可見畢竟以注擬間事被論於柳鳳瑞遂成老論其子廷晉蔭仕為郡守能繼其志宰德山時竹泉金公鎮圭謫此地朝夕過訪極其勤款乞得其翁墓文及廷晉無嗣取廷濟子昌元為後遂棄其文而不用甚可傷也

辛巳秋 仁顯后薨己巳堯黨妄意張氏或復立前判書吳始復私因宦者趙時炅問禧嬪令喪服制如何李鳳徵以行司直上疏首言 聖后以痰腫昇遐翟韓遂空中言後宮當服君母齊衰而禧嬪曾為后與他後宮有異服制宜問大臣而處之 上泛以令該曹稟處為批一遣人莫不雀躍而生心善類摧沮莫窺 上意之何在時鄭公維漸為執義獨於李鳳徵削奪之啓 上即允之羣凶由是氣喪及咀呪事發 上特賜張氏死李東彥始於鳳徵島配始復拿鞫之啓仍為合啓請南柳尹諸大臣罪論者以為東彥諸啓固可謂敢言之士而但如鴻毛順風萬一不

及李鴻之一啓云李鴻維漸字也未及陞通政而卒人皆  
惜之

辛巳 上下備忘記鉤弋故事使張氏自盡政院玉堂夜  
請對承旨尹趾仁縷々千餘言力請遽收李命世以假注  
書執筆出位而諫曰 殿下於己巳事旋悔其過今何可  
復爲此舉耶 上厲聲曰爾何敢以今日事比之己巳乎  
命世又陳所懷未畢 上命罷職時適值史薦之敗吾仲  
舅及權尚書尚游爲別魚春秋上下番以下番注書罷職  
之故追命上注書金始燬取閱公所草正書堂后日記時  
朝廷宰執以下莫不各爲全息之請及張自盡後又上疏

請保護東宮洪判書受憲以都監堂上出往山陵其疏差  
後於人一家親舊以禍福恐之最後又不免陳章當時毅  
然不動力主鞠事者惟李相國世白一人耳世白本是流  
俗宰相至是處事正大士論咸歸之

當 仁顯王后發引前數日 國舅本家婦女例爲八關  
時張氏已自盡朝廷請保護 東宮之疏殆無虛日而自  
上特召東宮戎勅之曰再明汝當往郊外送梓宮而歸汝  
今則年已長矣非比向來幼少之時一動一靜萬民所觀  
瞻其中視聽少回易失威儀况諒陰之時尤當有哀戚之  
色或有失笑之事尤駭羣矚不可不深戒也丁寧委曲

至更深止慈之德可謂盛矣羣下妄以私心生疑不知天地之心至公而前後處置俱合於理也八關婦女多竊聽而傳之者曷勝欽歎

李公奮拜銓長物論翕然初以親有遺戒使避要路故力辭不就及上批以親雖在必不固守敦迫甚至而後不得已應命一政中除守令多閭閻卑賤之人士論惜之吾季父以正言引漢法市井子弟不得通仕啓遞河東泗川光陽三倅論者以謂真士大夫之言迩年來無此啓云任公墮已於數十年前場屋踈稱實才蹉跎不第仕為司甕僉正洪公受疇以少時詩伴為承旨而聞任方在直所

邀而共話玉堂吳命峻適過攸院怒任之不為避出大散叱之曰古時則蔭官見名士不敢同座矣促因該司吏洪以吾所邀為說勸解而不能得任飽此羞辱而不多日擢謁聖及筭人皆快之或謂任公廢舉已久受此辱發憤復赴即中筭未知信然也

余於謁聖唱名之日到御前見一老翁先至在傍怪而問之則乃任公墮也蓋余生之年任是四十一歲人與之同年豈非稀貴事耶後聞任於庚申歲將觀庭試夜夢自天降蘭花二盆有人來致其家而云一盆則已傳致鵝峴李監司宅云當是時先人文名藉甚人謂朝暮且筭故任意或與之同榜誰料天意使之遲待其歲新生之兒同榜於

二十三年之後耶科題又是猗蘭操其亦奇矣後任公官至叅贊八耆社吾榜中異己者甚少以是媚疾之言甚衆各人名下註以某考官某親吾則趾齋閔公甥淡圃洪公妻姪而吾季父亦入其中他皆類此趙公泰采謂人曰人謂吾不能忍言而忍處有之洪禹瑞即吾友壻而不出於口洪名下減一註少論必追恨之云

忠州人崔世鑑受人指喉上疏言謁聖科皆考官親屬請查出拔去試官各上疏自明姜覲疏到政院承旨以主文人輒中胡無見選人退送先是覲自詭渠所考輒中得李某故聞者甚多至是不能自隱

當張氏賜死也下特教此後一官不得升坤位事求為定式實出懲毖之 聖念而可為萬代貽燕之謨嗚呼盛哉金慶恩柱臣以順安縣令過平壤本府人許哲少能詩且以善推命名邀見論命許言本命元來大貴而今年數極亨通似直八台府何為此小縣而來耶未幾吾 聖母自邑上來仍應德遜慶恩以敦寧都正被召遂封府院君人以許為神

西路親知有為我推命於許哲者許言此即君子清餐之命四柱中時最好大抵作事輒有名非惟名滿一國抑將垂之後代而无窮所以如此者由於石榴木、生火而然

也

李東彥遇事敢言有直臣風嘗為此評事慶興府使全百  
祿赴官路過鏡城往見東彥東彥以其北方豪俊與談邊  
事且問吾來此後政令之失君如有聞可悉言之百祿曰  
孟子言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北方雖遐遠蓋聞使道居  
臺閣多有彈駁固是聳望其威稜自蒞任以來日、大張  
妓樂他無所事聞帥守令初則怵畏今日易、耳夫歡樂  
易蘆人志使道前程甚遠所宜節慎隨地自重如不能遠  
此散色則此後切勿論人得失以招詭譎也東彥愧謝及  
遼朝盛陳百祿風儀豪邁識慮周通可以大用先是有西

此人調用聞任之命而未見施至是百祿擢拜忠清水使  
百祿者穩城士兵也母夢一白鹿而生故以是名及登仕  
路改鹿為祿百亦從白

吳命峻道一之從孫也甲戌謁聖壯元初為正言盛斥戚  
晚之居顯要者仲舅時以翰林在直引嫌徑出違台坐罷  
故事下番不得出宿于家而仲舅因此得數月在家明年  
子通洙生儕輩笑謂吳命峻攻斥戚晚而又添一戚晚云  
其後命峻以李公健命方主堂下通塞之權詣附之日、  
在座多毀道一鄭公皓聞而惡之曰道一固多可毀而在  
命峻則不可李力保其歸正將通銓節鄭終牢塞不許未

久上疏劾吏判金構語甚慘毒鄭笑謂李曰君之所保  
卿何若是乎保卿命峻字也

李東彥國美好搏擊有敢言名每入臺袖中彈至十數之  
多王子宗簿提調特除遷收仍許守制為最難言者關中  
聞鳴道散知東彥詣臺則輒戰慄

李東彥與趙泰一最相好後以父喪不飯舍為趙泰億構  
陷被削版之啓泰億即泰一之弟也泰一方斥補咸從縣  
令東彥以遷邑異於在朝就列邑中節翁問遺擇其妙策  
以書贈泰一泰一得書之夕其季論劾東彥之啓出於朝  
紙者同日到泰一見之潸泣不敢作答人謂使東彥真

有關係倫常之罪則使其兄交結親厚而不之諫止者何  
也其兄情親至於見啓流涕而不之少顧者亦非人情其  
兄適在遠邑發啓時則固不與知然而其後累疏鍛鍊成  
獄卒至瘦死而不聞有一言之救其人兄弟朋友之間俱非  
人理所宜有者矣

甲申以 皇朝宮人李年迫八十且值 皇祚告終之歲  
特命優給食物以示感傷之意

賓廳次對領相申琬以權尚夏抵左相書論 神皇建廟  
事請商量訂定節目 上無明白發落領相繼陳 毅宗  
皇帝殉難日親祭節目命不設樂減巫終獻先是 上命

玉堂考 明史以啓百中曆三月朔乃己丑以此推之殉  
難之丁未卽十九也遂 命以十九日設行 築壇于春  
塘臺暎花堂前鋪以黃紋席貼崇禎紙榜于交倚上設牀  
卓二更開門百官趨班三更二點請外儀四點 上詣小  
次以單猷行禮于 毅宗皇帝神位祭文則弘文提學金  
鎮圭製進金興慶為大祝吾仲父為執尊吏判李濡為進  
幣瑣爵官李喜茂為奠幣瑣爵官戶判金鎮龜為薦俎官  
崔重恭為堂上執禮金相稷為堂下執禮樂則陳而不作  
館學儒生設班於門外前啣散班亦有未參者  
右相金搆丁母憂去位用盧守慎故例遣承旨致吊大臣

在喪蓋稀有之事也

甲申冬至節使先來啓中云大原山移處有石碑、面書  
涖深涖涖四字又有一絕曰阜甕山頭一脉青龍盤席據  
見真形水漂火沒山移步五十年來帝母臨字多奇義亦  
難曉

五月大旱 上將親禱 太廟提學金鎮圭製進祭文倣  
古之六賁而其一乃內供預入私筭新創之事自 上點  
下使改鎮圭時在賓廳深夜將覆筵旣已旋命復入而用  
之祭罷不兩王子筭役仍不輟後晝講閣公鎮厚以知經  
筵進諫曰 殿下心不欲而強之是自欺也責躬而不知



改是欺天欺祖宗也 上為之動容

趙泰億以內行劾李東彥其日余適遯家夕八闕歌脚于玉堂時南就明在直迎笑語及此事曰此直所謂大黨家直大黨八者也其意盖快之也

正言金萬謹上疏極論吏判李濡頃年請糶辱及 聖躬得罪大義秉銓之後注擬不厭物情事多煩擾難掩矜街之習心存征利未免瑣屑之誚尚此樽掇苟不斥退終底病國 上批嚴斥出補固城縣令給馬券送政院兩次覆送皆不允居數月移授龍宮萬謹為人踈坦白直雖善為文而甚拙於筆以是獨漏史薦而其言論不苟初正柄用

之重臣人以為難或云承鎮圭意旨而然金公鎮圭嘗謂余曰君之子慎同年切勿輕視其人疏率是病而謹直可取至是又語於衆曰子慎叔數月之間聽兩縣官角微一言之力何以及此 於私計亦未為失云矣子慎萬謹字也

方命文衡圈點吏曹叅諷宋相琦以六點受點李願命五點金鎮圭四點也以通政陞大提學嘉善是詞垣極選相琦文望非不足而人以為過李承旨喜茂言於喉司座中曰今番文衡當屬養叔而王汝則待其陞資徐除此任未晚也人以為公言養叔願命字王汝相琦字也

八月十九日 上展拜 崇陵到書停所 景廟在東宮  
隨駕輔德李彥經弼善權詹文學宋正明司書洪泳等以  
路過首匠里張氏墓世子當伸情理與否請令禮曹稟處  
為草記不問兼官諸僚三改後粹然來呈自 上問先達  
春官與否仍為允下到陵所禮曹判書閔鎮厚叅判金鎮  
圭以此事大有乖於禮法之嚴世子宜不敢自專等語防  
啓荅曰草記極是意外誠甚未便置之弼善權詹遭妻父  
喪欲出番而不能得時政事在明日而執義有窠吾季父  
方任銓郎以兼司書入春坊詹遇於直中固請除執義為  
出直許季父不許乃請替直於輔德李彥經相持半日方

得諾而遲回故不來門將垂開院吏蒼黃奔走督之甚急  
董趨下鑰八來亦一去變也後詹怒其不為曲循其意詎  
辱季父於眾中李觀命聞而駭之及為臺諫舉其事請罷  
詹職玉堂朴弼明為言刺舉過重 上始允其啓旋命爰  
周吾榜素見猜嫉於羣小常懷考官舉子兩 之許欲發  
而不果當詹詬罵之時自謂使我不為臺諫豈以八臺則  
必為壬午科罷榜之啓而欺耶始則抑勒為辭終則欲快  
私忿且欲實前言後日八臺竟發其啓其奸毒甚矣  
司諫崔啓翁上疏論劾領相申琯驕侈諸般罪狀有云曲  
眉豐頰列屋而閉居妬罷而爭妍以至牧場及鄙瑣事甚

多 上引見責以猷撼大臣啓翁曰臣非欲猷撼願 殿  
下知其罪狀時推考警責而用之也 上哂之曰大臣  
安有推考之事仍命遞差啓翁為人疎率且多鄉暗本意  
非故欲起鬧朝廷言或可取而只見笑於人一出狼貝而  
歸識者歎之

啓翁每以大成殿板上有鼯鼠為大恠駭必可去之事前  
後登對輒皆力陳人尤笑之

朴鳳岭公瑞性機警幼學於南都正宅夏以故早叅趙正  
萬斥尹拯之疏而鮮有知者以其為徐相文重之甥故人  
疑以少論及登科善為處世使人不知為何論八臺之首

斥靈慎君尊辨之請至是又以兵判尹世紀不送海妓請  
劾罷之至謂朝家之待世紀非復前日之世紀凌藉忒甚  
自玉堂至銓即皆通於少論之手及舉劾李師尚而救李  
東彥後少論方寤其見欺其機闕如此

吾嘗於監試會試與俞判書得一同為考官俞閑語偶曰  
世間事有不可知者吾少時朝夕為銓郎而力沮之者洪  
君澤也昨年吏判之通新望君澤送言于大臣而為之云  
人則無古今之殊職則有輕重之別而愛惡取舍之不同  
如此甚可異也吾應之曰少日不正而廢而為正愛憎取  
舍宜其如此也俞亦大笑

益山人蘇德冕上疏為尊師之請 上批答曰嗚乎眇予  
否德忝位以來天怒于上而饒饉荐臻民怨於下而倒懸  
莫解加以朝無和靖之望國有泮溷之勢夙夜憂懼因知  
所以攸濟矣前後草野之疏俱出萬々意慮之外每聞此  
言只增愧慙寢食不安也昨年筵中禮判以此事有所陳  
稟而竟不許即書予懷于小紙矣今以此出示者欲使羣  
下知予志所定而非出於一時撓諫也 御製詩曰否德  
承丕基于今廿九稔歲連瘴稼穡民屢集糊餽國事維其  
棘天災日又甚休提補慶說但自夙宵懍  
趙相々愚少時出入同春門下士望甚重嘗久為賓客余

累相接於書筵蓋有德之人但欠精明矣士友間傳笑以  
趙之學春翁只學得細事若干蓋每日盥洗必著網巾雖  
甚病不瘳終日對人輒危坐與夫出入時不一入避馬奔  
門過 廟闕則步趨而已當老少分歧之際李相奮適省  
親下鄉其時有一啓可以判其趨向者吳道一力勸而為  
之李雖來而亦無及矣趙之為少實由於李少同研最親  
吳則同朝後親好者也蓋無意見可以主張不從李則從  
吳故也後吳道一因醉辱春翁被臺劾相愚以詩贈之曰  
堪笑袖中騎蹇字出城行色古今同其意以道一化之栗  
谷也以此並溪李公為相時見枳銓長之望至是上疏自

明 上方倚用故批諭開釋至曰伊時處義未見其未盡也

乙酉二月十日次對右相李濡首陳 上踰及 世子上壽之不可已兵判俞得一諫長李廷謙承旨金萬採校理趙道彬繼陳甚力 上以予懷已示於詩中無容更言為教司書姜履相亦於書筵陳上踰之說 春宮以從當上章為教既而 世子上章請尊踰稱慶答曰覽汝疏辭雖出於人子之至情而但念稱慶何等禮也今日何等時也災異荐臻國勢岌岌生民之困窮莫不由於涼德慄 危惧錦玉靡安顧予向心作此豫大之舉乎決不可從左相

李公奮奉審 寧陵選招履相言中宣兩朝只陳 賀而未上踰之由又於書筵白春宮以宜仰體謙德東宮疏遂停後右相又會賓廳啓請上踰左亦叅答曰自有此請以來忘寢與食殆不自定今天之示警亦安知不由於此耶卿等體予肝膈之言亟傳無益之請使予心少安禮訖韓聖佑疏陳上踰之未安答曰縷 疏陳出於忠愛寡躬務歸至當之意予甚嘉尚焉農岩金公見其疏笑曰所惡乎尊踰者以其諂也今此疏雖以尊踰為非而稱揚聖德處大過恐近於諂惡在其斥彼之意也 金鎮圭疏陳曾前立異於筵席今不可隨叅賓啓答曰今

茲疏陳卽往年進奏之意予甚嘉尚焉  
行大政徐宗恭為吏判趙道彬以正卽叅政呼李萬元於  
叅判之望蓋萬元曾在臺諫時慘劾道彬之父恭來貪汚  
至請烹阿者徐非不知此而意輕道彬故欲困而逐之道  
彬不待政畢徑退不復進於銓筆之列

三月三日以當子三十年卽位世子平百官陳賀頒赦而  
尊蹠之說猶不息靈慎君滢上疏建請至以廷臣與春官  
角立為言至是又上疏有內懷吾君不能之語政院啓薛  
捧八自 上命遷給

姜履相朴乃貞以都城事搆罪李左相畬合啓請罷 上

斥其傾軋至是與猷納權詹又蔽壬午聖科考官親屬拔  
榜之啓批曰此論極甚無蔽予當面諭焉仍命發論臺諫  
引見先命適差尋又出補唐陽德履相孟山

尼山儒生權益平疏陳廷臣不請徹蹠之非仍及義理倫  
紀等說顯斥首相崔錫政院陳啓請罪只命停舉遷給其

疏

大司憲李壑請對初陳權益平假托義理探試熒惑之意  
仍及南柳崔事謂之至寃極痛請罪益平仍有名義為寃  
於國中之語上曰 明陵宿草未乾為臣子者何敢以至  
寃極痛屏逐忠良等語為護黨伸救之計耶特命削黜承

旨權持欲陳所懷亦命削黜既已特召右副承旨閔鎮遠引見上曰鑿所對故以至寃極痛等語營救兩大臣為臣子者何敢乃爾兩大臣當初本心雖無他貸死希載緩治業同辛巳之慘變至今追思余心不覺嗚咽為臣者雖無狀苟有一分義理之心當此明陵草未宿之日何敢以至寃極痛屏逐忠良等語肆然請對以濟其護黨伸救之私乎不可不嚴其隄防極邊遠竄可也閔公曰極邊則用罰太過矣上曰只遠竄更為陳達而不許鎮遠又言權持不出一言而被遞為未安特命遷放上曰罪閔名義之人以年久之故漸次收叙處分寬緩此輩因此興起以

予為柔軟至以此等說散發於筵中不可不嚴加堤防以杜後弊南柳并罷職玉堂朴弼明尹行教南龍明反復救解鑿與南柳自上措辭不從末乃以爾等何不請辛巳翻獄耶如此而何敢坐玉堂也弼明等惶恐退出

上行奠酌禮於敬寧殿親祭一文中有積痛少洩義理猶晦去道至此寧不惋慨等句

儒生朴尚初以閔鎮遠之反救李鑿散罪請誣正邦刑或云金春澤所作成扶憲亦上疏論罪大意則同鎮遠以此大被疑謗久而後始止

金鎮圭上疏辭進宴堂上仍以內宴之不可設反復卞論

王在子上章請進宴魚斤鎮圭之異議答曰省覽疏辭固知出於至情而金鎮圭之疏不過意見不同而已豈有沮戲之意也鎮圭待命金吾既而因掌樂正任墮疏有停罷進宴之命

書講知事閔鎮厚言頃有女樂事令該曹稟處之教法宴不當用淫散邪色請依世廟舊例以求勿用女樂定式以為後世法上曰所達誠是自今定式勿用

十月二十九日上於樂院之批盛言火症之沉痾仍曰凡人死生所關孰無顧惜之意哉若不遵依祖宗朝故事居閑調用則實有難言之慮予之有此意久矣而至於今

日益決也云云政院玉堂請對只命書入所懷右相請對而亦命書八大少公事并命留院昏後下備忘曰禪受國之大事其令禮曹節目舉行賓廳陳啓請遷收玉堂上劄兩司合啓而俱不允如是者三日賓廳屢啓時取西厓集所載宣廟禪命時啓辭醫官八診時見上前亦且西厓集云罷散朝官武士坊民以至書吏使令盲人之類形口力爭則上曰予之此舉實出於万不獲已也予固無德澤加於民而軍民耆老至誠陳籲不忍棄予分義雖曰截狀豈無感動之意乎感動之極不覺淚下即今賑民方



急不得不免從當連日庭請時夜深乃罷關門外雜遝甚  
於場屋出八百官之少隨從者顛倒偃仆衣冠墮地大臣  
至有倒乘軒輶而出者未幾因事被譴人謂徵兆不好先  
見於此云

春官率百僚陳賀仍有頒赦之命趙恭若等以白衣冠四  
拜於關門外以示賀班時同叅之意實崔昌大倡之也吾  
仲父獨以為不可留依幕待賀班罷乃歸掌令朴行義上  
疏請稱慶而引漢新垣平事為証批曰昔者漢文帝以十  
七年為元年治汾陰宮皆用新垣平之言而明年平伏誅  
則此豈可援於今日者乎上甚惡已巳黨人故隨事拆之

如此時人見行義輒目之以新垣平

有卜相之命右相李滂獨詣賓廳初卜、洪受憲再卜、  
崔奎瑞又命加卜滂求對仰問上意所注 上曰予曾以  
加卜事慘被誣讎而今茲歷卜出於慎簡之意如崔奎瑞  
不識分義之人乃八其中實是萬、意外仍問可卜者有  
幾滂以徐宗恭趙恭米李願命金昌集為對命出外更卜  
右相遂舉趙恭米望算才八有卜相後日為之、教俄下  
備忘以為枚卜國之重事而乃以田廬偃卧全昧分義之  
人欲置且瞻之位已極寒心末卜之人自是予屢次超擢  
者非曰不合於枚卜雖只以久次言之不無其人今茲枚

卜極涉不公政院知悉後日卜相崔錫鼎落點未數月徐宗泰特命拜相

丙戌二月又命卜相崔錫鼎落點廳以鄭載禧擬八趙泰采則拔去命加卜時望屬於李頤命而最為一邊人所嫉畏以金昌集卜八意蓋輕之所以先於李也昌集遂拜相有湖中賤孽申渥者受人指喚上疏誣捏金鎮圭畧曰古子欲上壽伸至情則別生異說終始力沮世子不勝抑鬱上疏論斥則亦不少憚至以今其疏語為言此無古子也百僚盈庭之日與衆爭論無所不可而挺身入對敢以得罪倫常等語辱 殿下語逼 先王而畧不顧忌此無

先王也無 殿下也蓋鎮圭當禪位廷請時同諸宰八對涕泣言 聖上雖據祖宗前事其時與今不同 古宗以後無此事 中宗欲行而旋寢今何可以國初為法乎且此事在國家係父子之倫在臣下關君臣之義 聖上今非當傳之時 春官亦非當受之時羣臣決不可奉行而強令奉行於父子君臣之道果何如也禮經大夫士七十老而傳重然則未七十不得傳重士大夫尚然况大寶之位乎 上厲聲曰國朝定宗以後皆未七十而傳位矣金鎮圭本來詭僻指水為火指火為水而定宗以後事渠必知之矣未七十而傳位則是謂有傷倫義也緣予而貶辱

祖宗豈不痛心哉鎮圭惶恐退出鎮圭退後 上始從羣  
請浯疏乘輓構陷如此

上將享皇壇適有疾領相崔錫鼎當攝事四學儒生宋葵  
源等疏論錫鼎之曾祖鳴吉主和虜錫鼎嘗僨虜使受媢  
書辱國壇祀既根尊周之義錫鼎不可攝祀辭意嚴正士  
論避之葵源充菴之曾源鎮圭之兄鎮龜之婿鎮圭之子  
姪亦叅其疏承旨沈拯啓論儒生欲逐大臣 上震怒命  
遠配葵源

修撰趙恭一搦 上意不悅金鎮圭上疏搆劾實襲申浯  
之餘論又以宋葵源疏謂出於指使至此於霍氏 上批

廢尚至謂言人所難於舉朝媿媿之日欲使勲戚保全朝  
者寧靜之意溢於辭表鎮遂配德山

五月林溥獄起溥受人密啖聚羣不逞六七人托以儒疏  
請召尹拯羽翼 東宮仍言辛巳獄有金春澤謀害 東  
宮之語而獄官掩匿 上命鞠覆虛實當時治獄諸臣皆  
待罪梳括陰兌一古劾攘事又在五六年前人皆茫昧獨  
金公昌集疏陳實狀以為死囚尹順命臨刑亂招以為希  
載諺書謂其妻與春澤等相奸交通西人欲謀殺我身渠  
若殺我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  
不禁斷此實希載憤嫉其妻之辭而問即呂必重等初不

載錄一日同義禁柳之發來傳外人有言凶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諸臣驚駭委官李世白欲請拿問問卽判義禁李奮力止之更訊順命時使之悉陳初招則亦無豈好二字云大臣崔錫昂按獄刻意鍛鍊捏合諸供成案遂以當錄不錄之失請罷當時獄官之職獄事累月究覈而卒無歸宿溥遠發配所九月亮人李潛襲溥投疏直驅諸臣於惡廷上震怒親鞫潛丁亥春金公昌集拜左相時崔錫昂復入首相金公上疏鳴冤畧曰謀害二字皴合上下文字而強成之更問一節泪亂前後月日而欲滅之錫昂對疏自謂訖識至平心事至公反斥金公以傾

陷金公復論其羅織之狀若取兩疏觀之可以立卞其枉直矣當溥獄時人多恟禍福之際獨申公琬以辛巳治獄大臣順命刑推之坐非其赴坐日而不肯自解同諸公待罪士論以此多之李公奮素有心恙動止慌亂言語顛錯申公辭氣如常日以常時人望論之申不及於李遠甚然而其善處於患難之時則李反遜於申人不可易知也當李潛疏上也上震怒命親鞫吾仲父除承旨仍特差刑房潛於累訊之後願告國家大事云故解縛問之則所謂大事春澤奸希載妻希載妻以不忍聞不忍道之言登諸諺書上達云上特遣中使問希載妻不忍聞之說潛

欲吐不吐還復結舌食頃之間受三次刑而頑忍不服語  
聲愈悖神氣不亂真所謂戾氣所鍾也是日有林溥呂必  
重更鞫之命

嶺南監賑御史吳命竣上流民圖一  
中象飢民攢祝之狀  
上手一  
端各書  
主上殿下萬一歲且書跋文于下段而  
有祖宗朝黃喜竭忠監賑而遂有特賜一品章服獎之之  
語  
上特賜席史於榻前

十月以御筆特除李頤命為右相頤命累疏敦勉始八甫  
時林溥獄尚未收殺禁堂有正三品以上通融備擬之命  
吾仲父以通政擢同義禁姜履相呂必重與溥泓皆刑訊

累次朴泰春亦拿八姜覲陳劄以溥疏關係難言之地請  
停刑傅生議  
上嚴批不從至丁亥春溥竟斃於杖下大  
臣以下請對陳稟泓與履相減死絕島泰春必重遷發配  
所

刑曹判書徐文裕按李東彥獄江床諸人極意鍛鍊及江  
床以代為飯舍承服則傳曰東彥父死而斯惡之終不來  
見使人飯舍為人子而是可忍乎其窮凶極惡實王法之  
所不貸覆載之所不容令該府即為拿鞫亟正邦刑其後  
獄官專以延批為事惟同義禁韓聖佑上疏為明其寃有  
極力伸救予實駭然之批及戊子夏疏決時至東彥案

上問何如判義禁李益壽兩歧為說似若為酌處之請而  
旋請拿申必清而問之同義禁閔鎮遠曰江床疑端甚多  
士大夫家襲時例用香湯而江床則以常漢例用稱以用  
艾湯宜嚴加究問且必清既是東彥怨家其言不足信也  
吾仲父以同義禁亦言此獄有可以一言蔽之者當初自  
上切痛其窮凶極惡而直欲正刑者蓋以病父息欲一見  
而惡其朶氣避而不見也江床招謂東彥踣於屍體所  
在房南窗外其孽芽及從芽泰彥往來房中云其後累變  
諸說而此說則獨不變其父既死之後猶且踣於其側  
病時在側可以推知東彥既不畏避而在側其飯舍時不

肯躬親萬無此理設使東彥無狀不欲行舍禮孽芽及泰  
彥亦可為之兩班雖不欲為衙奴婢俱在何必舍此而反  
拓兼官處待令之及唱而督舍乎宜以此等違端更為問  
訊臨罷 上散色俱厲罷出後兩臣與判金吾互章爭十  
獄仍不決六月東彥竟瘦死人皆究之  
己丑夏猷納李緯上疏論君德時政其闕言路余有曰臣  
嘗聞故臣崔暉坐廷獄當刑 仁祖下教以暉曾於夜對  
時直諫予甚苦之而厥後息量真愛我也今雖有罪必不  
負初心特命減死聞者莫不感泣夫觸諱之言常情之所  
惡聞而乃於累年之後記有於淵衷至拔之於必死之中

可見 聖祖容直之德迥出百王矣設令今日有敢諫之士陷於重辜則 殿下果能容貸否臣知其決不能也試以昨年李東彥事規之 殿下屢降嚴教欲置極刑者得無愧於 聖祖事歎答曰欲置極刑等語指意非常尤可駭也上批雖嚴峻而人謂東彥他日伸冤必由此一節感悟 聖心而狀

庚寅春 上忽下教曰內年李緯之疏出於臆逆雖甚不韙狀其有罪無罪不可以已死而置之其令大臣明察以稟諸大臣李畬李濡金昌集等一辭稱寃請賜昭雪 上許之

崔錫昂取禮記為類編書變亂經傳背馳朱子之說刊布中外至請於法筵進講司諫李觀命首發此事而未能痛陳是非至是館學儒生金在魯等將上章論之適有殿講之命上取入到記恠其人少承旨李師尚乘時訐告儒生陳䟽之由且及儒生被罰之故上特命解罰在魯等不承命空館而退上下嚴教不參䟽儒生招入吾仲父以大司成與同知館事趙泰采在泮中獨草䟽極諫其畧曰道莫高於聖賢書莫尊於經傳而敢以一人粗淺之見擅毀先儒已成之書割裂章句汨亂辭旨而自下之辭猶敢曰非有一字移動試以庸學與所謂類編者參檢則其僭汰之

狀一見決矣况以一國之首相席。殿下之恩寵黨比漸  
盛。穀勢熏赫。儒生輩不顧觸犯。乃欲抗論。亦可見。祖宗  
培養之澤。譬如嚴冬積雪之中。一線陽炁。綿。重存。殿  
下終不能扶植。亦豈忍斲喪之乎。臣固知。聖意以殿講  
時舉。案之埋沒為慮。而。殿下既不留意於培養士氣。徒  
區。於科舉。功課之末節。今之待士。亦云賤矣。疏入。上  
震怒。并遞本兼諸職。翌日。掌令尹會受人指。嗾請。并。與。李  
觀命。而削奪。郎。允。之士。論。增。激。學。儒。等。神。門。齋。會。付。黃。會  
崔有泰。出。通。文。殿。會。罪。犯。暴。會。世。累。坐。竄。遠。地。掌。議。李。秉  
鼎。洪。遠。度。等。相。繼。陳。所。懷。且。謗。進。初。疏。之。未。徹。者。學。儒。尹

漉。金。道。淳。及。諸。道。儒。生。等。亦。陳。疏。論。列。俱。承。嚴。批。至。庚。寅  
春。吾。仲。父。與。李。公。觀。命。特。下。叙。命。未。幾。院。啓。請。毀。去。禮。記  
類。編。以。諂。媚。大。臣。甘。心。使。役。無。倫。恃。義。不。齒。人。類。等。說。請  
尹。會。削。版。上。批。所。論。嚴。正。何。必。持。難。并。與。末。端。事。而。依。啓  
弘。文。館。啓。辭。以。本。館。所。置。類。編。十。三。件。移。送。禮。曹。燒。毀。其  
他。頒。賜。諸。件。并。令。該。曹。收。聚。一。體。施。行。板。本。令。該。道。毀。去  
事。允。下

崔錫鼎以類編受困之際過服河豚中毒斃死服野人乾  
累咒獲甦南相九萬與書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言學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大監今日所遭於此二者或



似兼有所犯如何如何幸覽之一笑也崔是南之門人也  
庚寅正月 上以藥院諸臣之泛泛為罪至曰春秋以不  
嘗藥特書弒君則况身帶保護之任歇視君父之疾者乎  
初下三提調并通之命旋又削黜政院覆逆并命拿鞠五  
承旨尋因左相劄陳還收削黜之命諸承旨亦命罷職放  
送後領相崔錫鼎七告許通持平李邦彥正言李喬岳合  
啓請為先罷職其啓畧論錫鼎諸罪中間插入侍疾不謹  
之狀有口出入初喪瘡腫所忌而敢自熏染旋請入診桃  
菊之義果安在哉再啓蒙允後添諷誦詩律等語加律請  
削黜 上從之時上厭薄錫鼎士類欲乘機攻之而或謂

此有迎合之嫌不可為也議論不一久而後始發下語艱  
辛未快人心四月鄭公澔以大司諫赴召始上疏首言錫  
鼎請釋逆孥以為日後要利之地眩亂溥獄欲售網打士  
類之計緝陳類編事溯源而極論之曰賊鎬世堂倡之於  
前錫鼎和之於後鎬之學流而為凶悖及逆之婦是無君  
之徒也世堂之學流而為背禮廢祭之行是無父之教也  
錫鼎之歇視君父之病以犯忠孝之罪者亦由於侮聖毀  
經之習為其根柢而狀也由是士論大定始敢明言錫鼎  
侍疾不謹之罪嗚呼今之以侍疾攻錫鼎者誠若有迎合  
之嫌者而自古君子之攻小人必因梳擊逐如劉元城之

攻蔡確以車蓋亭詩為案不避口語拊人之嫌朱子亦以為是彼以迎合為嫌者直是小利害自解之計耳夫岩見識固高出流俗之輩豈無所受而狀哉

李東彥既伸寃兼文學李緯以 上教中臆逆二字上疏引咎且辭湖堂 上批一時之教非有深意爾之文學實合斯選金鎮圭謂人曰湖堂五六人中自上獨以文學許熙卿聖人之言本不虛下一字而知臣莫如君也熙卿緯字也已丑大提學姜覲承 命選湖堂以襄陽府使李海朝應教李肇北評事李緯校理林象德修撰任守幹司書洪萬遇應選全以色目對待充數識者說之

金公樛於蔭仕中素以學識名且以禮記類編時代草儒疏酷被尹會輩詆辱故友樛者欲通南臺時余秉銓筆請擬寺正蓋欲少塞其意望金公字杭以判書應之曰吾欲以戶曹郎牽復而未果矣其意似以寺正為過也

上於筵中進兵曹判書閔鎮厚而諭之曰頃於進宴時卿每當巡杯輒不辭而盡飲可知卿有酒量而業嗜之人猝狀斷酒不無生病之患身任重務亦不可過飲予今新造一銀盃刻以戒酒之銘、曰因糞于酒德以將之母曰無害其害日滋今以賜卿此後無過此盃三酌以副予戒勅之意鎮厚感泣受盃而出閔公鎮厚掌本兵振拔淹滯注

措無私而申嚴舊制痛束驕悍又剋損上下需用怨謗日興會西邊人犯越胡差為按查來假皇旨欲越疆公謂宜亟移咨得實而後可許上不聽則私勅舌官若萊公之於利用上怒其專擅罷削其職諸臣救解則曰雖有卧龍之才不可用也居久之始復召用

辛卯遣通信使趙泰億如日本任守幹副之李邦彥為從事官行到對馬島忽颶風作輕重一船將覆船中人啼踊乞命倭操七舵八救之為風濤揜擊皆不知所之副使軍官閔濟章奮身入海中手拽其船既及岸大呼而上之船劈土而入者兇及尾焉蠻人見者莫不驚倒號曰將軍事

聞上大奇之命隸別官職比還朝屢召見問以其時事具以對則上擊節歎曰大夫事也遂加資

信使之行翌年壬辰春乃還其贖貨辱國之罪國言喧藉蔭官李萬業首上疏論之上疑以傾軋命削版尋因原任大臣疏及憲臣金有慶之啓命拿問正罪比納供奏讞命議于大臣畢竟止於削黜

壬辰二月二十五日設庭試大雨終日如注仁政殿通內外庭許入各懸題板午後出題日未沒畢收券榜出後多有人言一則開場未罷前外門不開事也一則試官承牌之路李塾歷入舉子吳遂元家而遂元得泰也一則科題

龔遂之龔李猷英兄弟試券獨作龔有標而俱中終日大雨兄弟兩作以一手書之趨限早呈尤是決不可為者也外門之開則榷磨納券後出門見戴食床小童自敦化門入去為人所援証被逮問磨本望士直對則可以見信於世而性狹忿其橫厄吞吐其辭丙申反獄之際卒不免拷訊可勝惜哉試官歷抵事則李賓興自謂在隣家目覩而塾則不服卒以訊問塾所帝禮曹色邱鄭夢先而取服塾遂被竄吳遂元拔去猷英試券標跡不能掩李真伋則以限後呈券自服并見拔其後辛壬間群少得志擅復吳遂元李猷英兄弟及李真伋等已拔之科遂元輩皆揚供

職獨真伋以為出於先朝處分嚴畏不敢以及第自處人以此多之

權公尚游為副提學主圈新錄以黃龜河素少文名托以不識其何狀不為加圈由是見漏至都堂錄竹泉金公鎮圭不圈金樛沈宅賢洪錫輔諸人於後進中獨圈龜河故龜河得登瀛

上尊號之議自壬辰始行至癸巳春脩局以禮官不據宣廟四十年例直請啓請推考而上命勿推是時李濡為首相主張其事者趙泰采而如洪禹寧諸人為謀議執炬奔走於其門朝參時使承旨金德基發端吾仲父判書

公獨以劉敞所謂復加數字不足為盡聖德而前美并棄誠為可惜之意陳戒請益持謙德勿為群言所撓 上嘉納之大臣令諸宰初十日更會陳請承旨申鐔緒於筵中力陳尊號之不可不亟從仍請遞禮判金鎮圭後賓廳卒百官陳請兩司則惟猷納韓永祚掌令鄭東浚也至十七日始勉從

海昌尉吳公泰周謂余曰君之儕流亦有可羞恥之名士矣宗班上尊號之䟽金祿為之代草安有如許名士君須知此而勿與相交可也

韓永祚性本恬雅且有文翰而久未登瀛衆議稱屈吾仲

父亦嘗嗟惜而以臺諫叅上尊號之請故當都堂錄時罪此一事不為加圈金公鎮圭謂人曰吏叅持正之論獨行於殘弊無勢之一錫甫豈不可笑之甚乎錫甫永祚字而於金為內弟且同研深相愛者也

尊號禮成後持平金有慶以諂諛成風等語讒斥廷臣大司諫尹世綏劾之正言洪啓迪上䟽言金有慶抗論不諱非有憂愛激切之忱能如是乎世綏扶摘語句勒加壞亂朝廷之目縱不能自進忠言何忍構成罪案至於此哉宜加譴罷以明其枉直 上批兩加慰諭

洪啓迪䟽又言禁掖之中有歌呼之聲聞於外庭不瑕有

乖於古聖人放鄭毅之戒乎臣未知所設者何戲奏伎者何人殿下亦果臨視否乎自今官婢出入闕庭教樂之蕩人心志者痛加斥絕則庶可以肅內外而遠邪淫矣上優批嘉納且賜臯比以獎之

俞正基以其妻秦英不順於舅姑與其夫多有悖惡之行呈禮曹願離異臺諫任墮又論啓議大臣諸大臣皆持難獨判府事李畬力言其可離之狀上初命依議施行金鎮圭上䟽言國典女子淫行外不許離異今若輕許必有後弊上更令該曹稟處卒不得離異當是議也以為決不可不離者李相畬外如權遂菴鄭文岩濬金農岩昌協

也以為不可輕許國典所無之事者金公鎮圭閔公鎮厚也秦英招辭全歸罪於正基前妻之子彥明彥明由此廢棄世多斥絕獨吾季父及親友數三人悲憐而不忍絕蓋秦英誣讒之言怒其父而移鋒於其子固不足信狀彥明亦不得無罪使正基初知其計之不成則必不呈官在彥明道理則無論事之成不成渠若至誠諫止則其父決不為此惜乎其不能也故曰彥明不得無罪此可為後人之

戒矣

或言彥明當其父呈狀時患疾危劇在人兒未分中云

俞彥明晦之少年登第素有文名嘗以禮曹郎為收議往安山尹相趾完家尹相呼使至前見筆翰如飛於文字亦

無一窒礙歎曰此真人材也招所帝書吏問其名姓復歎  
曰人材雖如此而世間薄相未有如此人者前頭必不得  
進用矣座上客聞而傳之已而果驗

